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THEO5501 獨立研究
學期論文

太平天國崇拜禮儀縱覽

教牧學碩士(崇拜及聖樂)課程
梁逸軒 1006444500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目錄

目錄	2
第一章：引言	3
第二章：太平天國禮儀縱覽	5
◆ 陳設(場地、佈置、桌子、座位)	5
◆ 圖像運用	16
◆ 曆法與節期	19
◆ 禮拜日崇拜程序(樂器與唱詩、讀經、信經與十誡、 講道與佈道會、禱告、鞭炮)	25
◆ 聖禮(洗禮及聖餐)	45
◆ 日常禮拜及禱告	50
◆ 通道禮儀(婚禮、喪禮)	51
第三章：一些值得未來探討的議題	60
第四章：結論	64
附錄一：洪仁玕所撰公開禱文	66
書目	69

圖片

太平天國禮拜圖(摘自《太平天國親歷記》)	10
----------------------	----

第一章：引言

太平天國(1851-1864)乃清季大型的起義之一，它的特別之處在於其基督新教元素，以掛著「拜上帝教」之名作為起義的核心理論。縱使宗教界對其信仰正當性多加批判，但作為自詡為基督新教的太平天國，成立伊始已經鼓勵信眾定時拜上帝，做禮拜。

禮拜上帝是太平天國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在太平天國發展期間，崇拜主要仰賴於領袖，而領袖對信仰的理解不一，加上後期天國的宗教管制主要限於天京(今江蘇南京)範圍，至天京外已漸趨禮崩樂壞(後文詳述)，故本文的崇拜禮儀討論，將主要限制於天京範圍內，輔以城外的其他聚會點以作參照。同時，由於太平天國的崇拜會因為各地風俗和處境略為演變，而不同背景的作者(如傳教士或中國士人)的側重點也有所分別。

雖然太平天國的崇拜禮儀極具特色，可惜歷代的教會史學者及禮儀學者卻沒有留意這個範疇。唯一仔細研究的簡又文先生(1896-1978)，卻因研究角度太豐富全面，而未能如本文般仔細整理。另外，本文得以順利完成，也幸得羅爾綱先生(1901-1997)仔細搜羅收集太平天國的原始中外文獻，為此研究鋪下堅實基礎。

雖然今天大部份教會人士以太平天國的教義缺陷為攻擊點，導致他們連帶失卻對太平天國的禮儀的興趣，但太平天國仍有許多優良傳統值得今天的教會學習。本文將致力發掘太平天國禮儀中的優良傳統，盡量以正面的手法和思維重新研究和探索有關行動對於信仰塑造的正面特性。

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之中，筆者深感到簡又文先生「每相晤閒談，所言鮮有不及太平天國史事者。其癖於此道，鍥而不舍」¹的激情，實在感謝前賢的辛勞，讓後學得以乘著其翅膀，發掘太平天國極具特色的崇拜禮儀。

本文將分為四章。

第一章是引言。

第二章將會全面鋪陳太平天國的崇拜禮儀及與崇拜有關的元素。

第三章將會為未來研究方向作出分析及提供意見。

第四章是結論。

¹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58)，頁 2055。

第二章：太平天國禮儀縱覽

太平天國的崇拜禮儀獨一無二，據章王林紹璋(?-1864)所述是因其獲得上帝的補充啟示，故採用一種不同的禮拜方式。²本章將就太平天國禮拜堂的陳設(場地、佈置、桌子、座位)、圖像運用、曆法與節期、禮拜日崇拜程序(樂器與唱詩、讀經、信經與十誡、講道與佈道會、禱告、鞭炮)、聖禮(洗禮及聖餐)、日常禮拜及禱告、通道禮儀(婚禮、喪禮)等作出介紹和闡釋，盼望能夠為讀者揭示太平天國日常和理想中的崇拜禮儀。

教堂陳設

● 場地

在太平天國中，敬拜的地點慣稱「天父堂」或「天廳」或「禮拜堂」³。高至天王(即洪秀全)的「榮光大殿」，或在軍旅行營之中，甚至廟宇中，均可以成為敬拜上帝的地點。因為正如天王洪秀全(1814-1864)的〈天父詩〉所述，「朝晚拜爺拜在心，心先拜敬道理深，心拜更真身拜假，各鍊真真貴如金。」⁴，敬拜上帝(爺火華，即耶和華⁵)的核心在於心中的敬拜，而場地並不是重點。

² 〈花蘭芷牧師的一封信〉，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南寧：廣西師範大學，2004年)，237。

³ 李圭〈思痛記〉稱之為天父堂，而《天朝田畝制度》則稱之為禮拜堂，《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50。

⁴ 〈天父詩〉第117首，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二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年)，450。

⁵ 〈天條書〉，吟喇(Augustus F. Lindley)著，王維周、王元化譯：《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香港：天地，2000年)，頁744。

在太平天國的正式民事制度之中，每二十五家的兩司馬為社會的基層組織，而在每兩司馬均會設一個天父堂。《天朝田畝制度》中說：「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⁶，兩司馬府的天父堂或更高級府第內都設有天父堂，而這些天父堂很多時候都兼具宗教和政治功能。據張德堅記載，「其所設禮拜桌椅，即賊目之公案，有事則據案審斷之。每用界方擊桌，若驚堂然。」⁷而李圭(1842-1903)的〈思痛記〉中亦說：「(天父堂)殿東壁一桌堆紙筆，為賊之掌書記處。殿西置刀槍旗械。」⁸；在天王府的敬拜之中，當時宣教士花蘭芷牧師(J. L. Holmes)在天王府中，群眾也會向天王、天兄(耶穌基督)、天父祈禱。⁹我們從中我們可以證明太平天國中一直以來都將公案與禮拜場所混合使用的情況。

另外，在整場太平天國運動之中，其中一項顯著特色是毀壞偶像，而該行動為太平天國提供了許多新的崇拜場地。破壞偶像乃根據摩西十誡的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出埃及記二十章 4-5 節，和合本修訂版，下同)。在太平天國的《天

⁶ 《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一冊，322。

⁷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⁸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50。

⁹ 〈花蘭芷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9。

條書》中，同樣特別強調「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斷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條。」¹⁰，而受到梁發(1789-1855)《勸世良言》的影響，太平天國吸收了其「把天下所有之廟宇，盡除各樣偶像……乃改變為事奉天地之大主，自然而然、無形無像之神堂，正合天下一家之本義，古今之世，皆一體之意也。」¹¹所以無論早期洪秀全將其宗祠神位拆毀，改以白紙書寫上帝名字在其神位¹²，到後期起義後，我們都可以看見太平軍對偶像並不留情。如敵對記載張德堅〈賊情彙纂〉報導其「見廟宇即燒，神像即毀」；每次毀壞神廟之前，均會「全體圍廟而立，而其領袖則高呼：『奉聖父上帝之名，及藉聖子耶穌之權，我們毀壞此神廟。』」¹³。不過亦有記載表達太平軍只拆神廟而不拆祠堂(甚至清真寺也因為沒有偶像而不被破壞)，所以百姓某程度上還能夠容忍太平天國所持的反對偶像態度。¹⁴

雖然部份神廟被拆毀，但後來我們又會發現有些時候太平天國只會拆掉偶像，卻使用那些舊有的廟宇敬拜天父，認為可以「化腐臭為神奇」，在江蘇昭文縣(今常熟)，同治二年(1863年)農曆二月時開明的諸王更會「將廟神佛像移置別

¹⁰ 〈天條書〉(倫敦版)，《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頁 743。

¹¹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676。

¹² Theodore Hamburg(韓山明), *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eu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太平天國起義記》), (London: Walton and Malberly, 1855), 54, *Online Materials*, Accessed 20th November 2015,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bLcvAQAAMAAJ&printsec=frontcover&hl=z h-TW&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¹³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18-1819。

¹⁴ 〈偉烈亞力牧師的報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10-212。

處，大殿改作天父堂，排書案，群毛執刀列兩行…」，即不毀盡偶像而使用其場地作敬拜。¹⁵甚至天王和東王楊秀清(1823-1856)攻下漢口後，都曾經居於關帝廟和萬壽宮。¹⁶可見場地並非崇拜的禁忌，任何場地皆可敬天父。

● 佈置

在 1844 年，洪秀全剛剛「蒙召」時，他在自己的祖祠外，使用竹簽十條，分寫舊約十誡於其上，列置於祖祠門外兩旁，當時該佈置稱為〈天條〉。¹⁷隨著太平天國成立與建制化，「天父堂」也形式了它獨特的佈置文化。「天父堂」的佈置繪畫得最仔細，必定是由唎喇(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 1840-1873)在其《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中繪畫的天父堂模樣。本文將先就其裝飾品作一論述，然後再就其陳設品及其他設施繼續探究。

在基層的天父堂(即由兩司馬統領)，或者軍中較為簡單¹⁸的天父堂中，我們可以看見崇拜的核心的確如前文所述，在於人們敬畏的心而不在於陳設。由於

¹⁵ 部份廟宇的偶像，因由銅製之故，被熔為銅錢；而廟宇的磚石則化為王府建造物資。同上，1821。

¹⁶ 同上，1817。

¹⁷ 同上，1660。

¹⁸ 張德堅謂，軍中禮拜之儀稍略，而在城市中則會極力鋪陳。〈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沒有專門供公共禮拜使用的房子¹⁹，崇拜聚會地點往往只會上書「天父堂」，或上懸黃紙，書寫「天父鴻恩」²⁰，並放上一張桌子，前放「奉天令」竹版²¹，數張椅子供主禮人坐下，再加上一些供會眾分坐的椅子。但若條件不許可，據張德堅調：「或不得桌椅陳設，則席地以敬天父。」²²，例如在較簡陋的地方，如鎮江的關隘中的崇拜只有一張桌子，眾人皆在其前跪下²³。

在天京或者較為安定的地區，整個教堂的佈置會顯得繁複。在唎交 Day&Son Limited 繪畫的 A Ti-Ping Church 圖象中，我們可以看見正中綠色牆上書寫大字「天父堂(堂字因外國人不諳中文緣故或寫不清)」，下面的桌子、陳設品，堂內張燈結綵，衣香鬢影。²⁴ 唎生活於太平天國的中上層軍事人物之間，是「洋兄弟」的代表(雖然他不是宣教士，也經常過度美化太平天國²⁵)，所以他看見的，應該就是較為接近「官式標準」的禮拜行動，而他的意見是這些禮拜「與英國禮拜堂無異」²⁶。

¹⁹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致《北華捷報》編輯的一封信〉，1854年7月22日，《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48。

²⁰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冊)》，1849-1850。

²¹ 托馬斯·H·賴利(Thomas H.Reilly)著，李勇、尚軍霞、田芳譯：《上帝與皇帝之爭—太平天國的宗教與政治》(上海：上海人民，2011年)，125。

²²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²³ 〈在南京生活數月的兩名歐洲人的敘述〉，〈中國陸上之友〉1857年1月15日，《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73。

²⁴ 為《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的插圖，夾附在第360-361頁之間，本文輯錄圖片於下。Augustus F. Lindley, *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Beijing, Chin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3), 360-361.

²⁵ 夏春濤：《天國的隕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56。

²⁶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頁273。



圖片：太平天國禮拜聚會圖

張德堅雖然極度反對太平天國，文字也具嘲諷性，但其對天父堂的描繪卻最為清楚，他說：「城市各館，極力鋪陳，殊可駭也。堂宇之中設一方桌，繫繡花或素紅桌圍，凡一室之中必掛幃幔，張燈彩，懸楹聯畫幅，陳設彝鼎花瓶帽鏡，就擄得之物儘數鋪排。甚至有玻璃燈，各分一張，而不是成對，錯亂懸掛。擄得壽字一對，分別擄一隻與之為配，聯句互易，長短不齊。滿堂書畫燈彩器玩，但取華麗可愛，而不知所置皆非其地，識者竊笑亦竊嘆也。」

²⁷雖然太平天國較多低學歷水平參與者的無知之舉動往往令當時的士人，亦即主要反對太平天國的群體恥笑，但無疑太平天國的人員盡取「華麗、可愛」之物放置於天父堂，極盼將最好的事物獻予上帝，錯配物品或許只是其不諳

²⁷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藝術導致的「土豪」、「暴發戶」行為。

● 桌子

太平天國的禮拜，核心在於中間桌子的陳設。這桌子在禮儀教會中稱為「聖壇/聖桌」，但太平天國之中因經常將該桌子與審判用之公案並用，故未有記載其對「聖桌」的重視。不過如上文張德堅所述，桌子會「繫繡花或素紅桌圍」（黃、紅是太平天國之慣用色，不知為何上文圖使用綠色桌布，或許與後期宣教士如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等來臨後教導禮儀用色有關），而另一位在南京是詩人馬壽齡亦在其詩作《金陵癸甲新樂府》的〈講道理〉詩中亦說「桌有圍，椅有披」²⁸，證明太平天國的聚會者會裝飾該桌。張德堅也說，在桌上「必設花瓶或帽筩(帽筒)一對，各插小尖角黃綢令旗一手。桌前立小竹板，約三尺長一寸寬，上寫『奉天令』三字」。²⁹

在桌子上的陳設則被廣泛記載，在不同的中外報導均有記錄。桌子上的供品也是太平天國將西洋崇拜禮儀與中國傳統禮拜儀式最緊扣結合的地方。馬壽齡曾在其〈敬天父〉詩中描述崇拜期間的桌子，說：「不焚香，不然(燃)燭，一盞油燈影搖綠。茶三碗，飯三盂，誰意羅列腥與蔬。」³⁰ 點燈與桌上的供物，是最為人所津津樂道之事物。

²⁸ 馬壽齡：〈講道理〉，《金陵癸甲新樂府》，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四冊，736。

²⁹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³⁰ 馬壽齡：〈敬天父〉，《金陵癸甲新樂府》，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四冊，735-736。

在早期的拜上帝教群體中，比較刻苦。按韓山明牧師(Theodore Hamburg, 1819-1854)記載，早期聚會的洗禮，只會點燈兩盞，放茶三杯，洗禮後並會飲掉那杯茶。³¹後來起義規模壯大，肉開始成為崇拜的一部份，例如西王蕭朝貴(約 1820-1852)曾假託天兄下凡，問太平天國的領袖說：「爾三人有買豬肉祭天父皇上帝麼？」三人曰：「然。」³²。

隨著太平軍陸續攻陷物阜民豐的長江地區，桌上的供物，也變得越來越豐富。張德堅謂一般的崇拜的桌子上已經有「點燈二盞，供茶三杯，肴三盛，飲三盂」³³，即太平天國崇拜禮儀書《天條書》的教導：以「牲醴茶飯(初刻版)或牲饌茶飯(復刻版)祭告」³⁴，肉、酒或菜、茶、飯就是桌上供物的標準項目。在天王宮內的敬拜中，按花蘭芷的觀察，「桌子上面放著一隻烤豬，一隻山羊身子和一些食物。」³⁵

但是在偏遠的地區的供物絕無天京的來得豐富。鎮江關隘的禮拜中只有「三

³¹ 早期拜上帝教會飲掉供奉的茶，但中期直得洪仁玕回朝之前，均不會飲這供茶。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eu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55.

³² 〈天父聖旨〉，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二冊，252。

³³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³⁴ 據羅爾綱考證，天條書的早期版本為柏林刻本，與廣西發現之手寫版相同；而晚期復刻版，則是今天所謂的倫敦版本，在某些禮儀上的記載略有出入。下文會花更多篇幅討論其差異。柏林版為〈天條書〉，《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正文第 5 頁(上述之分析於前言第 5 頁)；而倫敦版為〈天條書〉，《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頁 744。

³⁵ 花蘭芷：〈花蘭芷牧師的一封信〉《北華捷報》1860 年 9 月 1 日，《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9。

碗飯、三杯茶、三雙筷子」³⁶；而在較後期，1860年宣教士楊格非(John Griffith, 1831-1912)訪問蘇州平望時，我們觀察到在此等較為低等級的軍駐區，亦只供有三杯茶。³⁷

太平天國處理桌上供物的方法，主要是在獻予上帝後，會撤去敬天父的飯菜，供領袖分享，而其眾人也會去拿菜飯³⁸。而在建都天京以後，點心衙就負責制作糕點供崇拜之用。張德堅當時記載道：「每遇禮拜，各偽官必開單蓋印，赴典茶心衙(制糕點)領取果品糕餅，赴典天廚衙領取海彩，以備敬天父之用。此則江寧之事，其餘軍中不能如是，惟視所攜何物，即供何物，多則珍錯雜陳，少得雖簞食豆羹，亦必供獻。其供獻之肴，又以狗肉為至重，攜得輒分送各館。佳時、令節、壽誕、生子、彌月與夫攻陷何地，在賊中所謂喜慶事，則不拘常格，另備盛饌，普敬天父。」³⁹，故相信如簡又文先生輯錄，太平軍會以「海參炒白菜、魚翅炒豆芽、燕窩煮蘿蔔、高麗參桂元煮肉…每餐加秦椒」等不被當時知識分子欣賞，被認為是暴殄天物菜餚配搭敬拜上帝。最有趣的是，如上文之張德堅〈賊情彙纂〉及佚名：〈金陵被難記〉也記載太平軍「以狗肉為敬天上品」⁴⁰。相信以狗肉敬上帝的習俗，在太平天國應該

³⁶ 〈在南京生活數月的兩名歐洲人的敘述〉，〈中國陸上之友〉1857年1月15日，《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73。

³⁷ 楊篤信牧師即楊格非。楊篤信：〈楊篤信牧師的一封信〉，《傳教雜誌與編年史》第24卷，1860年10月，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24。

³⁸ 陳作霖：《可園備忘錄》，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718。

³⁹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⁴⁰ 佚名：〈金陵被難記〉，《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四冊，747。

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只此一家，絕無僅有。

無論當年或今日，我們都會查問太平軍放置食物於祭獻桌上的意義。上文引用之〈天條書〉寫得清楚，目標為「祭告」。在上引楊格非到達平望的觀察，他說當時太平軍告訴他，「這些茶是用來供奉天父的。」⁴¹干王洪仁玕(1822-1864)在 1860 年接受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的訪問時，他回應了「茶、肉等物作為祭品的確切含義」，說：「它們只不過是謝恩祭品，並無邀寵的意思。首領完全明白，作為禮拜上帝儀式的一部份，它們是無用的。他(干王)和天王本人都不用它們。天王指定使用它們是為了適應那些剛剛脫離異教的人的粗鄙觀念。」⁴²

隨後，他也被問道為何要以「三」為放置祭品的數量，干王回答：「它們代表三位一體中的三位。干王是這麼理解的。他沒有詢問過此事。這些祭品只是暫時取代偶像崇拜。他本人並不用它們。」⁴³，可能這個說法導致艾約瑟後來對太平軍的三碗飯有這樣的印象：「(江蘇句容首領)每天早餐晚餐時分謝飯時均會先將三碗米飯端到大廳裡，放在中間的桌子上，獻祭給三位一體。祈禱後，這三碗米飯又被端走，放上文房四寶和擺設。」⁴⁴但是楊格非或簡

⁴¹ 楊篤信：〈楊篤信牧師的一封信〉，224。

⁴² 〈艾約瑟牧師的報道〉，《北華捷報》，1860年8月11日，《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1。

⁴³ 同上，235。

⁴⁴ 〈艾約瑟牧師訪問南京的敘述〉，《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78。

又文均不認同神桌上的清茶三杯代表三位一體，而只能代表一種最隆重的敬禮⁴⁵。筆者則認為，由於各人對太平天國禮儀理解不一，若牽涉筷子三雙即應牽涉三一之說，若沒有三雙筷子以供神明享食，則應該只是中國傳統「三」的隆重敬禮而已。

● 座位

在天父堂的坐位，一開始時已經突顯了整個拜上帝教的平等性。在《天朝田畝制度》中，要求「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⁴⁶。雖然當時男女分開座席，但男女均須參與聚會已是一大創舉。洪秀全對男女共同敬拜的要求，也出於他教導兒童的〈幼學詩〉：「真神皇上帝，萬國盡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⁴⁷而在馬壽齡的詩作中，他表達戶外佈道時：「聽者已倦講未已，男子命退又女子」⁴⁸，可見就算分男女館時期，或後來之佈道，均有女性的參與。不過除了男女同堂的禮拜以外，章王府的崇拜也有一些純男性參加的聚會。⁴⁹

另外，太平天國的聚會也會圍圓圈或席地而坐，體現聚會的均等。例如上文

⁴⁵ 楊格非：〈楊牧師通信：太平軍的宗教〉，《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940。

⁴⁶ 《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資料叢刊》，322。

⁴⁷ 〈敬上帝〉，《幼學詩》，《太平天國資料叢刊》，231。

⁴⁸ 〈講道理〉，《金陵癸甲新樂府》，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四冊，736。

⁴⁹ 〈花蘭芷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7。

吟喇書中所繪圖片，即男性女性分坐兩旁，正中則為主持聚會的人。⁵⁰而張德堅表達會眾「環坐一堂。賊目及充先生者即坐於正中所設數座上，群賊兩旁雜坐」⁵¹。聚會的主領對著門口⁵²。這種在今天看來「團契」形式的就坐方法，筆者某程度上相信是仿效在羅孝全處聚會的模式，但因當時人數較少，未建立如西方教會人數較多的崇拜座次模式，故以環坐表達親近及平等之意。而太平天國亦自早期開始即吸納此環坐文化，同時與中國文化調和，讓男女同堂聚會時仍保持適當距離，建立「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雜」的男女分坐規矩。⁵³不過，在定都天京以後，〈朝天朝主圖〉可以讓我們看見宮廷式的禮儀已不再如以往或基層般隨意，而是有面朝的方向和次序。⁵⁴理論上在拜天父時，會眾均會像進覲帝皇般朝北敬拜⁵⁵，而非如基督宗教傳統般朝東崇拜。

圖象運用

如前文所述，破壞偶像是太平天國實現十誠和一神教的主要特徵。在早期他們會「把神像如同搞化妝舞會一樣拿去遊街，拿他們的偶像和其他迷信用品肆意取樂。」⁵⁶。由於太平天國的信徒由於屬於新教背景加上其草根背景，未能清楚區

⁵⁰ *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360-361.

⁵¹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⁵² 曾含章：《避難紀卻》，載於羅爾綱、羅文起輯錄：《太平天國散佚文獻勾沉錄》（貴陽：貴州人民，1993），195-196。

⁵³ 〈天條書〉，《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6。

⁵⁴ 〈朝天朝主圖〉是當時天王安排各王在榮光大殿中的席次圖，而榮光大殿的寶座坐北向南，而群臣則面北朝拜天王。《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上)》，136。

⁵⁵ 於〈思痛記〉記述。《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50。

⁵⁶ 〈意大利方濟各會傳教士里佐拉蒂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42。

別「藉著偶像去敬拜無形的上帝」和「拜偶像為上帝」，所以會視天主教的雕像為與孔子的神位同等⁵⁷。在初抵南京之時，太平天國進入了由法國傳教士建立的天主教堂，更加在他們作受難節崇拜時打碎了耶穌受難像、推翻祭壇、逼使信徒跨過十字架(當時信徒至死不從)，引起了法國傳教士及政府的惡劣評價⁵⁸，法軍也攻擊太平軍。⁵⁹

雖然太平天國偶像深感厭惡，但是太平軍卻按照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在官服(太平天國政教一體，即崇拜聚會時的正式服裝)中配上了傳統中國的官服圖案。而在天王及王級的統領中，龍鳳圖案均為標準的配備，天王九龍、東王八龍，按次遞減，丞相也有四龍⁶⁰，但他們並非像清朝一樣以龍爪數量定級，而是以龍的數量釐定穿著者的層級。在天國的正式詔旨均有龍圖案，如「命日敬譔慶賀詩，黃榜龍邊書姓氏，」皆因在早期起義時，天父曾經下凡說：「金龍殿之龍是大寶也，非妖也。」，而洪秀全在異夢時曾見大金龍結成天上的金龍殿，而且金龍也曾經在他們攻陷漢陽時來朝，因此金龍殿之龍為「寶貝龍」。不過，非金龍殿之龍圖騰，特別是帶有紅眼睛的，就被稱為「東海老蛇」，名龍實妖。⁶¹ 天朝之中的龍必須具有五爪，只有四爪的就是蛇妖，丞相亦准用鳳。⁶²對於普通百姓來說，他們會在天京街道上抬著龍的繪像列隊行進，對此他們的理解是可以將對龍和耶穌

⁵⁷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27-1828。

⁵⁸ 〈天主教南京教區主教趙方濟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48。

⁵⁹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27。

⁶⁰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上)》，158。

⁶¹ 〈天父下凡詔書二〉，《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一冊，52。

⁶² 〈天父聖旨〉，《太平天國(二)》，324。

基督的崇拜合為一體。⁶³

同時，太平天國的壁畫仍有一部份保存之今，其中有不少動物、山水等元素⁶⁴，如在干王府中，「兩個鼓吹亭之間有一照壁，上繪龍、孔雀、驢還有魚，照壁上有一塊大木牌，上有金色的大福字，福字之上還有馬太福音的八福諸條。⁶⁵」可見太平天國並非如清教徒對圖象的理解，而是大量描龍繪鳳，將中國的山水繪畫融入於其圖像創作之中。在大部份太平天國的壁畫之中，因著〈十誡〉中第二誡的緣故而沒有人物在其中，也沒有任何《聖經》故事在其中；但是有趣的是，浙江金華侍王李世賢(1834-1865)府內所存的作品中，竟有不少非基督教的神話記載如《黃初平叱石成羊》《八仙同樂圖》等⁶⁶，但是為何這些有異教的壁畫卻能同存於不能拜異神的太平天國中？筆者相信應該與後期太平天國更深度和地方文化，尤其是戲曲、繪畫藝術等融合有關，也與太平天國後期宗教敬虔程度下降有關。但具體如何實在值得繼續探討。⁶⁷

另外，隨著洪仁玕進京，太平天國漸次加入正統基督教的元素。吟喇聲稱他好朋

⁶³ 〈巴夏禮的報告〉，《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312。

⁶⁴ 其中南京堂子街 72-74 號的壁畫，有《廣柳蔭駿馬圖》、《鶴壽圖》、《孔雀牡丹圖》、《鴛鴦荷花圖》、《獅子戲球圖》等，均顯示太平天國能分清楚描繪動物與拜偶像的分別，而其銷毀偶像主要限於雕塑品。〈堂子街太平天國壁畫〉，維基百科，網上資料，存取日期 2015 年 11 月 23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0%82%E5%AD%90%E8%A1%97%E5%A4%AA%E5%B9%B3%E5%A4%A9%E5%9B%BD%E5%A3%81%E7%94%BB>。

⁶⁵ 《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369。

⁶⁶ 朱志明：〈淺析太平天國侍王府壁畫的藝術特色和歷史價值〉，《中國科技博覽》，2013 年 第 2 期，240。

⁶⁷ 詳參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壁畫全集》(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4)。

友埃爾的婚禮中，有牧師穿著「繡滿金銀十字架的華麗黑綢袍」⁶⁸，但十字架並非早期太平天國常見之物，甚至在前文之中南京天主教堂的受難節崇拜也被干擾和破壞，太平軍更逼使天主教導邁步跨過十字架。但今天在江蘇蘇州太平天國忠王府中的禮拜堂處卻有十字架的陳設，筆者認為未必能夠如實反映太平天國的實際禮拜情況。不過，從以上的處境也可以反映出太平天國在不同年代，甚至不同人士之間，對圖像的理解並不一致。筆者相信，某程度上到了晚期，他們懂得分辨偶像和宗教符號的差異，而只會毀壞的有形的中國神像雕塑或與偶像有關的物品。

曆法與節期

● 天曆

由於已有許多書籍研究太平天國的曆法，本文將集中討論天曆和安息日禮拜的關係。

郭廷以(1904-1975)在專著中評價其為「不中不西，亦陰亦陽的組合。」⁶⁹太平天國的曆法，由南王馮雲山(1815-1852)首先創立，再經洪仁玕修訂。⁷⁰其設

⁶⁸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478。

⁶⁹ 郭廷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台北：台灣商務，1973)，1。

⁷⁰ 後來正式發行的曆法是由洪仁玕作序，見〈天曆序〉，羅爾綱選注：《太平天國詩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60)，11。

立的目標，乃是要顯揚天道，破除迷信。要破除舊有通勝迷信的習慣。因為太平天國相信，「凡人果能真心虔敬天父上主皇上帝，有天看顧，隨時行事，皆得吉大昌也。」⁷¹；洪仁玕也強調每天都屬上帝的創造，而通勝則是導人迷信：「若夫選擇日時，致分黃道黑道之殊，趨避吉凶，捏造天恩天煞之異，不思歲月日時皆天父之所定，日日是吉是良，時時無殊無異。」⁷² 太平天國反對為每一日的運程吉凶下定義，將舊有曆法和偶像崇拜掛勾，並予以去除。

太平天國的安息日在今天的星期六，但他們稱該安息日為「禮拜日」，導致當年西方社會，甚至今天仍存有很多的誤會。郭廷以說：「太平日曜與西洋日曜本不符正，提早了一天。他們將西洋的禮拜六當作禮拜日，而以禮拜五當作禮拜六。」⁷³ 故此，禮拜六(下作星期六，以免混淆)與禮拜日之名，引起了誤導。實際上，禮拜日按照太平天國曆法，注在「星、房、虛、昂」四宿，而非日曜日。⁷⁴ 太平天國的安息日跟隨《聖經》的七天制計算方法，與當時中國的曆法和新教教會的「主日」(星期日)崇拜相異。洪秀全尤重視摩西五經的傳統，使用「安息日」並於星期六作為「禮拜日」，某程度上只是不符合當時中國翻譯星期日(即是將 Sunday 譯為禮拜日)的方法，但卻與猶太傳統(將安息日視為禮拜之日)暗合無忤。因《聖經》正將西洋曆法的星期日稱為「七日的

⁷¹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上)》，340-341。

⁷² 〈天曆序〉，《太平天國詩文選》，11。

⁷³ 同上，20。

⁷⁴ 〈天條書〉，《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5-6。

頭一日」(路 24:1)。而太平天國重視摩西五經，記念安息日，也與今天安息日會宗派的聚會時間相同，只是其名稱不一樣而已。

守安息日是太平天國核心信條和教導〈天條書〉的重點之一。相信守安息日不作工的習慣，和稱安息日為「禮拜日」的習慣，均來源自羅孝全的教導。在羅孝全廣州的教會的〈粵東施蘸聖會禮式〉中，他對施浸禮的要求是「凡禮拜日有做生意、做功夫者當出聖會。」⁷⁵，相信這樣再加上洪秀全對摩西五經的解讀，衍生了〈天條書〉中對於〈十款天條〉(十誡)第四條的解讀：「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一(下文為小字注)皇上帝當初六日做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⁷⁶

由於當時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多為傳教士或基督徒，他們對於太平天國的宗教習慣尤感興趣，而守安息日的習慣亦與主流教會不一致，所以他們經常會查問和關心此事。⁷⁷在外國人評價太平天國的文獻之中，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守安息日」或「不守安息日」的記載。大抵的情況是，在和平的時間、在虔誠的廣西「老兄弟」之間，他們儘可能在安息日不作工。但是到了戰爭期間，

⁷⁵ 羅孝全：〈粵東施蘸聖會禮式〉，載於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海外新文獻刊布和文獻史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3)，479-480。

⁷⁶ 〈天條書〉，《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6。

⁷⁷ 可在《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中特別是宣教士的書信中看到。在太平天國運動早期的宣教士對安息日的報道明顯比較嚴格執行，後期宣教士也失去對此政權的期待，同時也發現信仰有所鬆解。

或者在一些對信仰比較抽離的領導人間(如忠王李秀成，1823-1864)，或在天津以外，「非作佈道的地方」，或者是在太平天國生活的底層百姓，則會因實務的緣故，而不守安息日完全不工作的誡命。他們部份甚至不知道甚麼是安息日。⁷⁸

太平天國的安息日時間觀念，與猶太人並不一樣。猶太人的安息日以日落開始，日落結束，但太平天國的安息日則以三更開始，所以他們每周主要的崇拜聚會都定在星期五晚上十二點。洪秀全的詩作中有謂：「三更響開頭回鑼，查看照喊敬爺哥」⁷⁹。在這個時候「必鳴鉦六十四聲，奏樂三次，率偽妃嬪、女官數以千計，同讀讚美，聲越殿廷。」⁸⁰雖然該段時間按當年來說為時甚晚，但因太平軍在早期於廣西時受到密探的嚴密監視和敵人的鎮壓，天父曾降旨命令他們在夜間舉行祈禱和讚頌的集會，而該習慣就在立國以後延續下來。⁸¹

太平天國對於在安息日的禮拜非常嚴格，按張德堅記載「如禮拜三次無故不至，則轉交偽帥斬首示眾。」⁸²，而《天朝田畝制度》也記載「凡天下諸官，每禮拜日依職份虔誠設牲饌，奠祭禮拜，頌贊天父上主皇上帝，講聖書，有

⁷⁸ 《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12, 295。

⁷⁹ 〈天父詩〉第 280 首，《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二冊，450。

⁸⁰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⁸¹ 〈楊篤信牧師的小冊子〉，《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54。

⁸²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敢怠慢者黜為農。」⁸³，可見其例之嚴。不過此例如何執行，在於首領對信仰的認真程度，從廣西出來的老信徒應該相對認真執行有關政策，例如洪秀全自己，更會在禮拜的前一天，將前一周所穿的內衣全部燒掉，換上新衣作禮拜⁸⁴。

● 節期

在太平天國中，主要的慶節有六個，而所有節慶均與宗教有關。這些節慶的日期，可以在洪秀全的詩作中看到：

「天曆首重孝順爺，七日禮拜福祿加。二月初二報爺節，謝爺差朕斬妖蛇。
三月初三爺降節，天國邇來共一家。本年三更誅凶首，從此萬國歸爺媽。
天曆二重恭敬哥，捨命贖罪活人多。正月十三哥昇節，普天銘感福江河。
二月念一哥登極，亦朕登極人間和。九月初九哥降節，靠哥脫罪記當初。
天曆三重識東王，降托東王是父皇，爺前下凡空中講，爺今聖旨降托揚。
七月念七東昇節，天國代代莫些忘。謝爺降托贖病主，乃共⁸⁵世人轉天堂。
天國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無窮。」⁸⁶

⁸³ 《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資料叢刊》，326。

⁸⁴ 盛巽昌：《太平天國文化大觀》（南寧，廣西民族，2000），295。

⁸⁵ 上合下共，因中文輸入法問題未能輸入。

⁸⁶ 洪秀全：〈命將天曆記錄萌芽月令詔〉，《太平天國詩文選》。

茲將日期列表如下：

節期名字	天曆日期	意義
太兄昇天節 (哥昇節)	正月十三	記念耶穌受難(昇天即死亡，而非真實昇天)，附會尼散月(猶太人一月)的逾越節。
報爺節	二月初二	記念天王起初受託誅逐蛇魔。
太兄與朕 登極節 (登極節)	二月廿一	記念耶穌與天王同時登極，應為復活節或升天節(Ascension)之變相，或因洪秀全未知確切計法。但按洪仁玕所述，天王知約在此日期，但他將耶穌復活與自己登位放於同時，附會自己與天兄同尊，因為因為漢字二、十、一可以組合成「主」字。 ⁸⁷
爺降節	三月初三	上帝初次降臨於楊秀清身上，假其口傳聖旨，因該事跡為大神蹟而被記念
東王昇天節 (東昇節)	七月廿七	東王當時被殺，天王後來念其功勞而設(因天國稱死亡為「昇天」)
哥降節	九月初九	耶穌當時首次附身蕭朝貴

88

在這幾個節日中，兩個記念天父、三個記念天兄、一個記念東王。節日中並

⁸⁷ 〈艾約瑟牧師的報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2。

⁸⁸ 本表格按簡又文先生《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上)》節錄而成，頁 368-372。

沒有記念洪秀全本身的節日，但按簡又文分析，因登極節及報爺節已確立天王權威，故不用額外記念。⁸⁹

太平天國也以崇拜慶祝節日。當時在佳節中，會「不拘常格，另備盛饌，普敬天父」。⁹⁰而我們可以看見在「天王的生日」之中(天王實際於陰曆十二月初十，即西曆 1814 年 1 月 1 日出生，當年陰曆十二月初十為 1 月 9 日，但郭修理牧師(Josiah Cox, 1829-1906)說該時間為 1 月 20 日。或許與天曆並陰曆不一致有關)，當天並非傳統的六大節日，但是「他在寧波城裏的黨徒把今天作為一個節日。禮炮聲不斷，城牆懸掛的旗幟迎風招展。.....我們聽說所有官員都在一起集會，黃首領(黃呈忠, 1826- ?)向他們講了一通關於太平天朝的話，共有一百來句。但我們所看到的是有水果、糕點和烤豬的酒席，很像節日裏祭獻偶像的供品。」⁹¹；可見太平天國也使用崇拜去慶祝節日，慶典更不拘常格。⁹²

到了太平天國晚期，由於洪仁玕到臨天京，加上與外國勢力接觸增加，他們也慶祝聖誕節。呤唎記載其聖誕節於 12 月 23 日舉行，但他們比正統基督徒更加尊敬聖誕節，當天在榮王府(廖發壽，?-1864)設了盛大的筵席，在天父

⁸⁹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上)》，373。

⁹⁰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⁹¹ 〈郭修理牧師的日記〉1862 年 4 月 25 日，《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404-405。

⁹²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堂舉行特別禮拜儀式之後，歡宴全城的官員。⁹³不過，這個節日並非於整個太平天國中通行。

安息日/禮拜日禮拜

太平天國的崇拜於周六的凌晨(三更)舉行，以記念安息日的開始。大抵在太平天國的禮拜中，每個群體都些微不同的敬拜儀式。如上文的陳設所述，部份地方較為嚴謹，部份地方則相對簡單。

上文曾部份引述馬壽齡的詩作：〈敬天父〉或許能節錄崇拜的大概。

不焚香，不然燭，一盞油燈影搖綠。

茶三碗，飯三盃，誰意羅列腥與蔬。

朝朝暮暮盡如此，七日禮拜尤勤劬，

錯立讚美聲伊吾，贊畢焚表升天衢。

同時長跪同默禱，同時蹶起同狂呼（原注：說「殺盡妖魔」四字）

每飯不忘妖魔除。⁹⁴

而張德堅的〈賊情彙纂〉引述了一個禮儀運作比較嚴謹的地區中的禮拜。當地長

⁹³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60-1861。

⁹⁴ 馬壽齡：〈敬天父〉。

官會提早一天派人「負禮拜旗一面，鳴鉦於市，大呼『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各館即於是夜三更交子時後點燈二盞，供茶三杯，肴三盛，飲三盃，鳴鑼集眾，環坐一堂。賊目及充先生者即坐於正中所設數座上，群賊兩旁雜坐，齊誦讚美畢，充先生者繕成黃表奏章，盡列一館賊名，此時手執奏章，跪地朗誦，群賊長跪，讀訖焚化，則以所供之肴饌共享，此七日禮拜之儀也。」⁹⁵

筆者曾經在以往研究〈聖俗相爭的圓滿—以太平天國婚禮為例〉中，整合出當時太平天國禮拜日的崇拜禮序⁹⁶，或許略有參考價值，謹引用如下：

1. 〈三一頌〉與〈讚美詩〉⁹⁷
2. 主禮讀經一篇
3. 以《三字經》形式誦讀信經，主禮先讀，會眾跟隨
4. 會眾跪下
5. 禱告(或是從天條書引用禱文)
6. 會眾歸位
7. 教士講道
8. 記錄者將寫在黃紙上的禱文和崇拜禮序(訓誡)大聲唸出⁹⁸

⁹⁵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⁹⁶ 梁逸軒：〈聖俗相爭的圓滿—以太平天國婚禮為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THEO5344 禮儀學學期論文，2014年12月，11-12。

⁹⁷ 太平天國詩歌將在下文繼續討論。劉巍：〈太平天國《三一頌》再研究〉，《星海音樂學院學報》，第121期，2010年4月，頁33。

⁹⁸ 《上帝與皇帝之爭—太平天國的宗教與政治》，頁125-126。

9. 會眾逐一簽名(證實禱告的真確性)
10. 燒毀黃紙(表達向天堂呈獻奏折)
11. 會眾站立同唱，樂器齊奏：「我王萬歲萬萬歲」
12. 會眾背誦〈十款天條〉(十誡)
13. 會眾唱出祈求聖歌
14. 結束：焚香和鳴放鞭炮⁹⁹

這些聚會內容，也不外乎器樂與唱詩、讀經、信經、講道、禱告、回應詩、十誡、鞭炮等內容。本文將會具體逐一分析之。

● 器樂

筆者曾經在另一研究 “The Worship and Hymnody of the Tai Ping Heavenly Kingdom(1851-1864)” 中研究過太平天國崇拜中的音樂與聖詩，本段落主要將該研究綜合及撮寫，探討太平天國禮儀中的音樂和聖詩。

太平天國非常重視音樂，其中洪秀全曾經寫詩謂：「日夜琴聲總莫停，停聲逆旨處分明，天堂快樂琴音好，太平天下永太平。」¹⁰⁰太平天國按照自己的制度，有典天樂、典天鑼之設，而按天王之體制，即有 300 名典天樂樂手，及 48 名典天

⁹⁹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頁 274-276。

¹⁰⁰ 〈天父詩〉第 170 首，《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二冊，457。

鑼敲擊手。¹⁰¹

按照學者劉巍意見，她認為這是因為洪秀全在羅孝全處讀《聖經》時對〈詩篇〉和〈歷代志〉中描述樂器的「嚴格參考」，在「《聖經》的基礎上大膽而天才的發揮」，企圖他希望建構天國在人間。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曾經記載，太平軍的樂器有角、簫、鑼、鼓、鐃、鈸、噴吶，¹⁰²此等音樂到今天仍有餘留，為溧陽戴埠《太平鑼鼓》，全套樂器三十多件打擊樂器和吹奏樂器，包含備馬、操練、出征、激戰、奏捷、同慶等六段主要情節，當然至今的演奏，成為小學生體驗傳統文化的方式之一，已失卻其宗教成份。¹⁰³不過，因為洪秀全不理解舊約《聖經》中的樂器乃是以色列民族的工具，在製作方法和演奏方法均有不同，才導致《聖經》〈詩篇〉150篇中的樂器成為中式的「高聲的鈸」、「角聲」等有趣本色化元素。

當時的西方傳教士訪問天王時，發現在天王府有兩個鼓吹亭，而在天王吃飯時，更加有「鼓聲和鑼聲驟起，還混雜著爆竹聲和歪著脖子使勁吹奏的樂師們奏出的刺耳笛聲，一片嘈雜，這是天王正在進膳，噪聲一直持續到天王用膳完畢。」¹⁰⁴

¹⁰¹ 劉巍：〈太平天國宗教音樂專用語釋疑〉，*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第29卷，第三期，2010年9月，23-24。

¹⁰² 劉巍：〈太平天國宗教音樂伴奏樂器史實解析〉，*星海音樂學院學報*，第三期，2010年，23。

¹⁰³ 朱興延製片：〈魅力溧陽：歷史遺風戰鼓樂鼓太平軍鑼鼓〉，網上視頻，存取日期2015年12月29日，網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2OTg4NDg=.html。

¹⁰⁴ 〈富禮賜的天京見聞〉，《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365。

而俞功懋《探穴紀略》中亦述「賊每餐必鼓吹，掠得樂工，各置一部。」

而富禮賜亦記載干王府中的音樂說：「在到達油漆和鍍金氣味濃烈的王府時，你看到街道兩邊有兩個小亭子，裏面有兩班樂師無休止地吹奏出不和諧的聲音，有時很低沉，好像是為了不打擾你；有時聲調又極高，使你受不了。有一次我在干王府住了四天，樂聲中斷的時間不超過半個小時。」¹⁰⁵可見長期演奏音樂，是太平天國實踐天國在人間的具體方式之一。

太平天國會用樂曲「宣揚革命的勝利」¹⁰⁶，故樂器演奏極為重要，各王府按制度都要有一定數量的樂手，導致在後期濫封王爵時，樂工和土木工匠一般成為了太平天國急缺的工種之一。當時有招賢榜文云：「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瓦匠、或銅鐵匠、或吹鼓手，你有哪長，我使用你哪長」。¹⁰⁷可見樂工對太平天國禮制中的重要性。

● 唱詩

由於太平天國成員主要為較低教育水平的信徒，太平天國基本上所有政令、教義或詩歌，都是以較為通俗的語言書寫。它希望讓參與聚會的人，「但有虔恭之意，不須古典之言」，藉著明白曉暢的語言，吸納民間語言、歌謠的營養，植根生活，

¹⁰⁵ 同上，369。

¹⁰⁶ 《太平天國散佚文獻勾沉錄》，190-191。

¹⁰⁷ 劉巍：〈從「典樂衙」看太平天國的典樂制度〉，《人民音樂》，2011年第二期，54-55。

為敬拜上帝帶來生命力，令參與者留下深刻印象。就算今天我們去研究太平天國的聖詩，也可以為它們下一個「通俗、新鮮、獨樹一幟」的評價。¹⁰⁸

太平天國最著名的聖詩〈三一頌〉(Doxology)載於〈天條書〉中。所有人均要在家中或是戰場上，在禮拜儀式、一日三餐的謝恩禱告和星期五晚的安息日禮拜中歌唱此曲¹⁰⁹，按照太平天國統治的疆域計算，可謂超過百萬人傳唱此曲。按照今天的崇拜學術語，他們使用了聖詩調 OLD HUNDREDTH(原《日內瓦詩篇集》〈詩篇〉第 100 篇)，略加本色化而成的讚美詩。以下為羅孝全教會的版本，也是我們今天歌唱的長律(Long Meter，8.8.8.8.)版本：

讚美真神是聖父爺·

讚美耶穌救世聖主，

讚美聖神風為聖靈，

讚美三位是一聖神。

而洪秀全的版本則是 8.9.8.9.，三十四字的修改版本：

¹⁰⁸ 白堅：〈淺探太平天國詩歌〉，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史研究室：《太平天國史論考》(南京：江蘇古籍，1985)，295-323。

¹⁰⁹ 〈太平天國《三一頌》再研究〉，33。

讚美上帝為天聖父。

讚美耶穌為救世聖主。

讚美聖神風為聖靈，

讚美三位為合一真神。

隨著政治需要和討好領袖的原因，後來頂天燕秦日綱(後為燕王 1821-1856)將風雷雨電等自然控制者的名義加入至各王的名銜之中。

讚美上帝，為天聖父，是獨一真神。

讚美天兄，為救世主，是捨命代人。

讚美東王為聖神風，是贖病救人。

讚美西王為雨師，是高天貴人。

讚美南王為雲師，是高天正人。

讚美北王為雷師，是高天仁人。

讚美翼王為電師，是高天義人。¹¹⁰

而根據劉巍的研究¹¹¹，洪秀全將《三一頌》的音樂修改如下：

¹¹⁰ 〈頂天侯秦日綱等頌讚〉，《太平天國〈三〉》，頁 10。

¹¹¹ 〈太平天國《三一頌》再研究〉，36。

谱例1 罗孝全教会的《三一颂》



谱例2 《天条书》中的《三一颂》



詩歌被扭曲的原因有四。第一，在早期金田起義(1851)前的拜上帝教之中，洪秀全可以親自教導會眾歌唱讚美詩，讓早期的廣西教徒比較能夠準確出〈三一頌〉，但該詩隨著起義規模擴大，加上太平軍通常招攬較低下階層者，洪秀全未有親自教育而影響歌唱質素。第二，此讚美詩帶有半音(f, t)，非中國人所熟悉的五度音階，不容易學會。第三，根據聖詩學原則，在既有的 8.8.8.8.長律曲調中強塞一詞，也會影響歌唱的節奏。第四，當時中國未引入記譜法，早期的《養心神詩》等譜均為線裝書形式，沒有歌譜記錄，又沒有宣教士作為指導，相信以上四點均導致太平天國唱詩走樣。

除此曲以外，由於缺乏歌譜，史學界對太平天國究竟以歌唱形式去頌唱讚美詩還是以唸誦形式讚美的意見不一。劉巍在其文章〈太平天國宗教讚美詩表現形式的史料甄別〉中，詳細探討了唸誦說起源於中國清方士人的分析，由於他們主要接觸基層單位，而且沒有聖詩教育基礎，或許他們對聖詩歌唱並不理解。而西方宣教士由於對信仰有所理解，亦多數按使節的規格被接待，故他們多會理解太平天

國的詩歌為「中樂伴奏的聖詩」。¹¹²

無論頌唱或唸誦，東西雙方均會批評太平天國的聖詩演繹。當時因清朝的士大夫與之敵對，他們往往將此曲批評為「誦、諷」。《可園備忘錄》記載在天京鉛馬街的崇拜中，「列坐誦讚美經，聲若梵音。」¹¹³ 顧深之的《虎穴生還記》中認為太平天國的讚美詩是「坐定，誦讚美一章…南向者朗聲讀之，兩家從之，非梵唄腔，非鈴珠腔，非喝腔，非書腔，七梗八調，令人發笑。然必正容端坐，必敬必恭。設一絜然，必遭辱罰，甚或撻楚。」¹¹⁴

而在西人方面，花蘭芷牧師表達拜上帝教信徒：「他們先是唱歌，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吟誦讚美詩。」¹¹⁵，當時因為廣西和廣東人由洪秀全親自教導過，知識面較廣，普通士兵只瞭解兩三點要義，能背誦〈榮耀頌〉(即〈三一頌〉)和每天祈禱文即可，而領袖並無對其歌唱水平作任何要求¹¹⁶。筆者認為，背誦詩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育方法，如在晚期他們也曾背誦近期由叔末士傳教士(John Lewis Shuck, 1812-1863)所寫的讚美詩¹¹⁷，而不同文獻之間，也有多次記載信徒背誦詩歌讓信仰和教義得以傳遞。在洪秀全被張國樑(?-1860)圍困時，他寫了一首

¹¹² 劉巍：〈太平天國宗教讚美詩表現形式的史料甄別〉，*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11年6月，第30卷第2期，24-29。

¹¹³ 《太平天國史》，第二冊，715。

¹¹⁴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54。

¹¹⁵ 〈花蘭芷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7。

¹¹⁶ 〈楊篤信牧師的小冊子〉，《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62。

¹¹⁷ 〈花蘭芷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19。

音韻鏗鏘的讚美詩，所有將士守軍背誦，婦女兒童在街頭歌唱。¹¹⁸ 從這以上引述，我們可以發現太平軍的詩歌或許兼具唱頌和背誦，也因為受教者的水平不一和傳遞中的損耗，而有不同的演繹方法。

太平天國最著名的讚美詩除了上述的三一頌以外，就是〈天條書〉中記載的〈讚美詩〉：

「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

智者踴躍，接之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

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凡間，

捐命代贖吾儕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曾含章在《避難紀卻》將三一頌及這首詩合稱〈天父經〉，注意它也是「讀」出來的：「賊目皆向外環坐，讀天父經一遍，經共二十四句，計九十六字。」。在余一鰲(1838-?)的《見聞錄》中，表達太平軍有「老讚美」與「新讚美」之分。「老讚美」即三一頌加上上述歌詞，並將末句改為「人知悔改，天子萬年」，「新讚美」則改為

「讚美上帝，聖神為天帝父。

讚美基督為救世真聖主。

¹¹⁸ 〈富禮賜的天京見聞〉，《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354。

讚美聖神爺之風為聖靈。

讚美三位，為父子一脈親。」

(後面讚美詩一樣，結束改回「魂得昇天」)¹¹⁹，可見〈讚美詩〉在不同階段中也有不同的變化。

無可否認，〈三一頌〉配合隨後的〈讚美詩〉「真道豈與世道相同…」可以算上為太平天國的「國歌」。它們也是在太平天國立國近十五年間，在半個中國內傳唱最廣的基督教詩歌。太平天國還有許多詩作，但只有這數首詩歌載於〈天條書〉，可見其重要程度。但是究竟實際詩歌音調如何，須待學者繼續發掘。

如上文所述，太平天國的詩歌的確能夠為我們帶來通俗與新鮮的感受。在此也引例兩首詩歌，讓讀者可以感受當年唱詩的盛況。

太平軍軍歌〈我們全是太平軍〉：

「我們全是太平軍，天旗下面表過心：生死緊跟洪楊走，哪個反心不是人。

我們全是太平軍，不搶錢財不拉人。不信你看兵過境，東西未放先安民。」

〈跟隨天王打江山〉：

¹¹⁹ 《太平天國散佚文獻勾沉錄》，195-196。

「太陽出了三丈三，跟隨天王打江山；打平江山享天福，享了天福永無窮。」¹²⁰

● 讀經

太平天國視《聖經》(《新、舊遺詔聖書》)為無上的經典，但在其《聖經》上，均不使用十字架，而使用龍作徽號。¹²¹太平天國刻製並印行了以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譯本為基礎¹²²，經過洪秀全修改版本的《聖經》。在羅爾綱收集的內容中，〈新約全書〉齊備，〈舊約〉則只到〈士師記〉。但是洪仁玕則曾聲稱已印行全本《聖經》。¹²³

洪秀全非常關注《聖經》的教導和講解。在主要向宮中女性作教育的〈天父詩〉中，他曾要求宮中女性「每日讀書一章，輪讀詩一首，禮拜日加讀天條一直……每日先讀書一章，後讀詩一首，一日讀舊遺一章，一日讀新遺一章」¹²⁴，要每日均讀《聖經》新舊約內容。但這些教育暫只限於宮內和敬虔的領袖之中。

¹²⁰ 〈淺探太平天國詩歌〉，315。

¹²¹ Eugene Powers Boardman,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2), 78.

¹²² 〈裨治文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48。

¹²³ 〈艾約瑟牧師的報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2。

¹²⁴ 〈天父詩〉第265首，《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二冊，469。

同時，在主要的政治綱領《天朝田畝制度》的理想當中，一個本地教會(天父堂)的領導兩司馬要負責「教讀備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及真命詔旨書焉。」¹²⁵，讓「內外諸官及民，每禮拜日聽講聖書」，而更高級的官員也要「每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其所統屬兩司馬禮拜堂講聖書，教化民，兼察其遵條命與違條命及勤惰。」¹²⁶可見在宏觀規劃中，教導《聖經》是一個核心的要務。

不過，由於外國人的觀察者大部份是基督徒甚至傳教士，他們特別重視《聖經》在太平天國的傳播。到達南京的外國傳教士，大部份並不滿意洪秀全對待《聖經》的態度，因為他們發現洪秀全雖然拿過很多版本的《聖經》，但卻重新詮釋了《聖經》。傳教士對《聖經》的任何註解都得不到天王的贊同。據富禮賜描述，洪秀全會用朱筆在每頁的空白處「胡亂」寫上他的「天意」。¹²⁷

簡單來說，縱觀太平天國的歷史，雖然國家印行並推廣《聖經》，但主要的領袖(除洪仁玕外)對《聖經》都是一知半解。例如東王楊秀清不明白耶穌為何被釘十字架，第三天復活¹²⁸，而基本上廣大群眾都並不懂得，也沒有讀過《聖經》¹²⁹，對福音書不感興趣¹³⁰。另一方面，在太平軍的軍營中，據記載「每一

¹²⁵ 《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資料叢刊》，322。

¹²⁶ 同上，326。

¹²⁷ 〈富禮賜的天京見聞〉，《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366。

¹²⁸ 〈萊文·包令的敘述〉《東方之經歷》，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64-165。

¹²⁹ 〈美國駐華公使麥蓮的報告〉，《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36。

間屋都配有其宗教書籍，他們似乎並不大研讀這些書，但都極為小心地保護著，不允許被撕毀或濫用。」¹³¹將《聖經》高舉，卻不使用，是太平天國運用《聖經》的最大問題之一。

另外一個《聖經》傳遞失效的原因是因為洪秀全在進入天京後深居簡出(或稱安於逸樂)，只靠老兄弟們傳遞《聖經》教義。由於其教義不穩，各人亦因其教育水平原因而一知半解，使《聖經》使用及信仰教育漸見貧乏。在大部份聚會中，太平天國信徒均沒有誦讀《聖經》，或以講解取代誦讀(詳情於講道部份再續)。不過，從從國家層面來看，《聖經》仍是教育的重要一環，例如太平天國取士過程之中，以《聖經》取代四書五經作為科舉題目，並根據答卷人的《聖經》知識來決定他們在國家中的相應職位¹³²。

● 信經 / 十誠(十款天條)

在太平天國中，孩子都要學習天王出版的宗教書籍，其中〈三字經〉和〈天條書〉都是宗教體系的指導性書籍¹³³，而在天京的學校都使用〈三字經〉為課本，對照中國舊式的〈三字經〉。¹³⁴

¹³⁰ 〈郭修理牧師的日記〉1862年4月25日，《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98。

¹³¹ 《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91。

¹³² 〈慕維廉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45。

¹³³ 〈艾約瑟牧師訪問南京的敘述〉，《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78。

¹³⁴ 同上，頁286。

按艾約瑟認為，這本小冊子「扼要敘述了上帝創世，人類的墮落和放縱，以色列子孫的歷史，基督道成肉身下凡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¹³⁵。該經的其中一段與崇拜有關，謂「七日拜，報天恩，普天下，把心虔。」¹³⁶

可惜，文中內容甚長，相信在基層信徒中能背誦的人不多。或正如其他文獻記載所說，會眾在崇拜之中只需懂得〈天條書〉和〈讚美詩〉即可。同時，在幼學啟蒙中，我們發現太平天國有使用〈主禱文〉作為背誦的教材，在每家之中均以白油寫在木牌上，懸於家中最顯著的地位。¹³⁷

〈十款天條〉(十誡)是太平天國的核心法律，也是信仰的核心教導。太平軍隊的軍營規矩，其中一項就是要「熟悉天條讚美」¹³⁸，當太平軍和外國人相遇時，也首先是背十誡確認其洋兄弟身份。¹³⁹在嚴格的管理下，天朝的士兵需要在三星期內背熟十誡，不然就會被斬首¹⁴⁰；大部份初信者都能夠背誦十誡¹⁴¹，而受洗者均需立志「不拜邪靈，不實行惡事，只守天條。」¹⁴²。

¹³⁵ 〈艾約瑟牧師訪問南京的敘述〉，《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86。

¹³⁶ 〈三字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一冊，225。

¹³⁷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54。

¹³⁸ 〈賊定營規式〉，《太平天國資料叢刊》卷五，第三冊，151。

¹³⁹ 〈密迪樂的報告〉，《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58。

¹⁴⁰ 《上帝與皇帝之爭—太平天國的宗教與政治》，134。

¹⁴¹ 〈克陸存牧師關於訪問南京叛軍的敘述〉，《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38。

¹⁴² *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eu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太平天國起義記》), 55.

● 講道與佈道會

太平天國非常重視講解道理。《天朝田畝制度》中，表達至禮拜堂的目的中其中一個是「講聽道理」¹⁴³。講道理按簡又文記述，是「半宗教、半政治的混合制度。」¹⁴⁴，因為太平天國融和聖俗，行政系統中的長官(特別是老兄弟)，因其對拜上帝教的理解，多數會成為「升高座，講論天條」的人，不過講道內容多為鼓勵人們敬天，並歸咎遭難皆因不敬天所致。¹⁴⁵

講道理有分為佈道會形式(即講道會)及禮拜堂的講道，在馬壽齡的詩作〈講道理〉中，記載了太平天國一次的戶外佈道會：

鑼敲四聲麾令旗，聽講道理雞鳴時，桌有圍，椅有披，五更鵠立拱候之。

日午一騎紅袍馳，戈矛簇擁簫管吹，從容下馬嚴威儀，升座良久方致辭：

「我輩金田起義始，談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險峨，千辛萬苦成帝基。

爾輩生逢太平日，舉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

無怨無惡無悲唬，妖魔盡掃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為提攜。」

聽者已倦講未已，男子命退又女子，女子癡憨笑相語，不講順理講倒理。¹⁴⁶

¹⁴³ 《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資料叢刊》，322。

¹⁴⁴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64。

¹⁴⁵ 李文海、劉仰東：《太平天國社會風情》(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9年)，12-13。

¹⁴⁶ 馬壽齡：〈講道理〉，《金陵癸甲新樂府》，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四冊，736。

馬壽齡將整段講道以詩歌體裁簡化，讓今天的讀者可以以較短的時間一窺太平天國講道理的全豹。我們可以看見其聲勢甚強有時會「壘土成台作講堂，堂下萬人來聽講」¹⁴⁷，甚至對不參與聽講道的人施以重刑，枷七個禮拜，責打一千，甚至殺頭。

講道理是太平天國傳遞資訊，動員人民的重要模式之一，張德堅謂：「凡刑人必講道理，擄人必講道理，倉率行軍、臨時授命必講道理，選婦女為妃嬪必講道理，驅使群賊為極苦至難之役必講道理，逃者日多必講道理，將欲搜擄必講道理，逼人貢獻必講道理。」¹⁴⁸無論評價正面負面，均可見太平天國講道對於激勵人心或動員人民面對困難時的作用。

但實際上，正如馬壽齡所說，講道「聽者已倦講未已」，冗長疲倦，講的都是「老道理，無新意，流於形式」¹⁴⁹。而杜森牧師聽道的一次講道，「官員並沒有講解宗教，只是告誡人要忠心、警惕，要為天朝勇敢地戰鬥」¹⁵⁰，而吟喇記載慕王譚紹光(1835-1863)講道全文中，可見其講道談及天王的君權神授，人民因清國所受的苦難，對軍士的約束，鼓勵人們納稅，服從天王詔命，並勉勵士兵忠於天父，克勝妖魔¹⁵¹。講道在太平天國，在這個政教合一的環境

¹⁴⁷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63。

¹⁴⁸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6。

¹⁴⁹ 《太平天國文化大觀》，297。

¹⁵⁰ 〈郭修理牧師的日記〉1862年4月25日，《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98。

¹⁵¹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64。

中，很多時候都是如上文所述「半宗教、半政治的混合」，將民事事務以宗教方式解決的方法之一。

● 禱告

太平天國的禱告分為日常的禱告和安息日崇拜的禱告。日常禱告可以有較多自由，稱為口禱，或者按照〈天條書〉的預撰禱文，亦稱奏章。但是，太平天國安息日的禱文與日常的不一樣，它們是由專人撰寫的禱文奏章。本段落將主要討論太平天國的安息日崇拜禱告，而日常禱告則在下文中繼續討論。

太平天國安息日崇拜的禱文，主要靠預先撰寫的內容再配合一些自由禱告。在軍中，他們會刻意邀請軍中的掌書，請其「備表文敬天父」¹⁵²，由一個人領禱、朗誦後¹⁵³即焚燒獻呈。

可是禱告內容，卻因為不同人士的敬虔程度和學養水平有所不同。按宣教士觀察，內容「或以那些頭腦頑劣者為題，或以戰場上的勝利為題，或以盡快征服江山為題。比較有思想性的祈禱是為了贖罪和靈魂獲得拯救。」¹⁵⁴而張德堅表示，部份草率從事的人，甚至「跪讀默咒，低言天父皇上帝施權能，雷擊天王，火燒東王，群賊跪其後，聞之忍笑不得者。若廣西老賊或執迷不

¹⁵²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50。

¹⁵³ *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eu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56.

¹⁵⁴ 〈楊篤信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25。

悟之人，則將事必誠必敬。」¹⁵⁵ 可見安息日崇拜也混合了自由即興禱告與預先撰寫的禱文內容。

太平天國安息日崇拜的禱告的一個特色，在於他們會在禱告後焚化，將之獻給天父。按馬壽齡所述：「贊畢焚表昇天衢。」¹⁵⁶。太平天國燒掉祈禱文按照洪仁玕解釋，只是敬拜上帝儀式的一部份，為了適應那些剛剛脫離異教的人的觀念。在洪仁玕入主朝政後，他反對燒祈禱文，並計劃最終廢止它。¹⁵⁷他更加撰寫一篇祈禱文，文末記載：「此祈禱文每人各存一篇，念後不必燒化」(參附錄一)。該篇祈禱文其實某程度是洪仁玕的正統基督教教育，將上帝創造，基督道成肉身救贖，信主赦罪，並天王江山早定的盼望放置其中，供教育及祈禱使用。¹⁵⁸該禱告共 1058 字，按筆者廣播的經驗，若每分鐘 150 字計算，禱告長度約為 7 分鐘。筆者認為，太平天國燒掉禱文的方式是將基督教「馨香之火祭」與中國祭神的「燒黃紙」結合，一種將禱告上達於神界的創意方式。

● 鞭炮

太平天國的安息日崇拜，據吟唎所述是以鞭炮作結。胡健斌分析在崇拜後放

¹⁵⁵ 〈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¹⁵⁶ 馬壽齡：〈敬天父〉。

¹⁵⁷ 〈艾約瑟牧師的報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1。

¹⁵⁸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911-1914。

鞭炮，是將崇拜的莊嚴與喜慶結合的屬靈操練模式。¹⁵⁹我們可以發現，就算在太平天國晚期，在王府中的禮拜或有廣東人(老兄弟)聚集的船隻上，都會燃放鞭炮來敬拜天父。¹⁶⁰

據筆者考究，鞭炮種類多樣，並不限於我們所理解的節慶鞭炮。雖然太平天國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有每 25 家一個禮拜堂的願景，也會強逼人「聽道理」，卻不會強逼人入教(尤其是晚期)。而拜上帝教的禮拜若於晚上 12 時舉行，筆者認為若長期施放鞭炮，一或擾人清夢，二或在火藥缺乏時會有所制肘。在早期假借天父下凡的聖旨中，也說過天父「有時見更深夜靜，風雪寒冷，恩憐子女，故免響聖炮。」¹⁶¹當太平天國晚期，宗教敬虔開始衰落的時候，西方傳教士更發現就算漫遊一整天，南京內沒有聖炮的訊號，也沒有人做祈禱(可能因為晚上 12 時已放)，甚至中國僕人也沒有堅守過這安息日。¹⁶²

在文獻記載中，天王用膳時，會有「聲音雜起，鼓聲、鈸聲、鑼聲和炮聲交作，是天王進膳了，直到膳畢和聲始停」¹⁶³；而普通群體每天的祈禱中，也會鳴炮示意¹⁶⁴。當然，在盛大的慶典中，也會施放鞭炮，甚至好像「所有的

¹⁵⁹ 胡健斌：〈太平天國之「屬靈操練」模式對華人教會的啟迪〉，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論文，2003，31。

¹⁶⁰ 〈麥嘉締醫生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95。

¹⁶¹ 〈天父聖旨〉，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二冊，344。

¹⁶² 〈吳士禮中校的敘述〉，《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326。

¹⁶³ 《太平天國文化大觀》，292。

¹⁶⁴ 〈法國耶穌會傳教士葛必達神父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15。

炸藥包，鼓和土炮都已為此運到了南京」¹⁶⁵；在寧波慶祝天王的生日時，也會「禮炮聲不斷」¹⁶⁶。筆者認為因為吟喇主要停留在太平天國的中上層之中，加上其洋兄弟的特殊身份和對太平天國的過度褒賞筆觸，或許對他來說鞭炮施放是常態；但在物資匱乏和較基層的環境中，「禮炮」或「鞭炮」並不長鳴。

聖禮

● 洗禮

由於洪秀全有幾近受洗的經驗¹⁶⁷，也受梁發(1789-1855)《勸世良言》影響，太平天國在早期的信徒都有洗禮的經驗。洪秀全、洪仁玕與馮雲山在聽到福音後，有「見識信德，一聞即醒悟。三人同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同往石角潭浸洗。」¹⁶⁸；當時他們按照自己對洗禮的理解，自行施洗。「彼等復對上帝祈禱，許願不拜邪神，不行惡事，而恪守天條。彼等於是自己灌水於頂上，自言：『洗除罪惡，去舊從新。』既畢，彼等覺滿心充滿快樂。」¹⁶⁹這就是他們自己受洗的記載。

¹⁶⁵ 〈耶穌會傳教士葛必達神父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70。

¹⁶⁶ 〈郭修理牧師的日記〉1862年4月25日，《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404-405。

¹⁶⁷ 羅孝全1856年發表〈太平王〉，表達「(洪秀全)申請受洗禮並加入教堂。……就在要吸收他的時候，主席(羅孝全)對他說：『成為教堂的一名成員，並不是某種僱傭，也與金錢的報酬無關。我們不應出於邪惡的動機而加入教堂。』那時他說：『我窮，沒有生活來源，加入教堂將丟掉我的職業，我不知以後會怎樣過活。』他為沒有物質保證而對加入之事猶豫，我為擔心他的動機而對是否給予那樣的保證躊躇。洗禮被無定期推遲了。」王慶成：〈洪秀全與羅孝全的早期關係(1847-1853)〉，網上資料，存取日期2015年12月7日，<http://jds.cass.cn/UploadFiles/ztsjk/2010/11/201011171205064483.pdf>，8。

¹⁶⁸ 《太平天日》，諸子百家-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上資料，存取日期2015年11月17日，<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4784&page=26>，41-42。

¹⁶⁹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656。

由於洗禮一事在簡又文先生的作品中已有詳細記載，本文僅概略收錄與禮儀有關的元素。

在早期廣西時期，信從拜上帝教已經是自願。洪秀全只會要求聽信道理，自願悔改的人受洗。¹⁷⁰韓山明寫道：「當時有三杯茶，兩盞燈放在桌上。人要在紙上寫下自己的罪，並寫上受洗者名字。讀出來以後，將之燒掉，表示將真正的悔罪呈獻給上帝。他們會被問是否願意不拜邪靈，不實行惡事，只守天條。他們承認以後就跪下，拿一大盤清水中拿一杯水出來，倒在他們的頭上，說：『潔除過往眾罪，放棄舊惡，重新做人』，起來後，他們就會飲掉那杯茶，然後用水洗胸和心，表達內心也要被潔淨。他們也會在河邊受洗，受洗後就會早晚或餐前祈禱。¹⁷¹

按照〈天條書〉的記載，洗禮的禱文是：「小子/小女(名字)跪在地下，真心悔罪，祈禱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憐，赦從前無知，屢犯天條。懇求天父皇上帝開恩，准赦前愆，准改過自新，魂得昇天。自今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條。懇求天父皇上帝時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迷蒙。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侵害。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今世見平安，昇天

¹⁷⁰ *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eu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54.

¹⁷¹ 同上，55。

見永福。托救世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¹⁷²

當太平天國成為建制，他們的洗禮也列在天條書中，曰：「當天跪下，求皇上帝赦罪，或用口禱，或用疏奏。禱告畢，或用面盆水周身洗淨，在江河清洗更妙。解罪後，朝晚要拜皇上帝，求皇上帝看顧，賜聖神風化心。」¹⁷³ 「在江河清洗更妙」或許是因為太平天國採用的郭實臘譯本《聖經》將洗禮譯為「浸洗於野」而萌生。¹⁷⁴

不過到了太平天國晚期，洗禮的儀式趨於簡化，僅用水擦胸代替，表示潔心、洗心之意。¹⁷⁵在艾約瑟訪問洪仁玕時，他回答水禮已經不嚴格執行，他說：「洗禮儀式先是灑水，然後洗胸。現今已不嚴格履行，但在運動開始時是這麼做的。不能重洗。任何人都可以施洗。」¹⁷⁶從這個回答中，我們可以看見以下數個禮儀要點，分別為(1)灑水/江河浸洗；(2)洗胸；(3)不能重洗；(4)施洗者不限；(5)後期不嚴格執行。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見一些有趣的變數。由於任何人都可以施洗，而大部份

¹⁷² 〈天條書〉(手抄本)，《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23。

¹⁷³ 〈天條書〉(手抄本)，《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2-3。

¹⁷⁴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718。

¹⁷⁵ 張鐵寶等：《太平天國文化》，十朝故都文化叢書，(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年)，頁42。

¹⁷⁶ 〈艾約瑟牧師的報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2。

人對信仰一知半解，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表達當時太平天國的信徒，洗禮漸漸演化成為洗肚臍(即胸下數寸)¹⁷⁷，漸失原意。

● 聖餐

太平天國中並沒有聖餐，或者沒有基督新教以餅酒為主要媒介的聖餐。簡又文先生分析認為，這是因為在梁發的書中只言洗禮，卻未提及聖餐¹⁷⁸，所以在早期設立教義的核心時，已經沒有聖餐的安排。

太平天國禁酒也是導致沒有聖餐的原因之一。在早期的〈天條書〉柏林藏本中記載，敬拜天父時需要「虔具牲醴茶飯」¹⁷⁹，醴即甜酒；但後來倫敦藏本則改為「虔具牲饌茶飯」¹⁸⁰，刪除了酒這個元素。另外，當洪仁玕受訪時，他曾被艾約瑟牧師問及有關聖餐的施行，他回應說：「不舉行。他們並不知道聖餐禮。酒在他們的任何宗教儀式中都不使用，法律嚴禁私人飲酒。」¹⁸¹。

不過，我們可以看見隨後天國因為洪仁玕的個人要求開放酒禁¹⁸²，加上綱紀崩壞，不同的人都能夠通過不同途徑買酒和鴉片，尤其是諸王間已不禁酒¹⁸³，

¹⁷⁷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56。

¹⁷⁸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687。

¹⁷⁹ 〈天條書〉(手抄本/柏林本)，《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4。

¹⁸⁰ 〈天條書〉(倫敦版)，王維周、王元化譯：《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頁742。

¹⁸¹ 〈艾約瑟牧師的報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32。

¹⁸² 根據富禮賜記載，洪仁玕在天王禁酒時，就請求特許，因為他沒有酒就吃不下飯，他的請求立即得到了恩准。〈富禮賜的天京見聞〉，《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371。

¹⁸³ 〈麥嘉締醫生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96。

在南京以外的蕪湖，就算早期也沒有完全禁止喝酒¹⁸⁴，所以我們可見酒的通行與是否慶祝聖餐並無必然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看見在太平天國的晚期，聖餐開始被引入，每月一次，用菩提子製酒，不再禮拜日舉行；又有地方則是每月第四個禮拜日(安息日)舉行共飲葡萄酒。¹⁸⁵但筆者以為，其聖餐的理解近乎早期教會「(天天)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坦誠的心用飯」(徒二：46)的模式，而每天使用眾人用膳前的早晚聚會(即食用獻給天父的食品)，已經是在表達聖餐的團契共融元素，某程度也是另辟蹊徑地解讀聖餐，吸納了早期教會聖餐的愛筵部份。

日常禮拜與禱告

若說七日禮拜，即安息日的每周禮拜是最隆重的祭典，太平軍在另外六日的宗教活動也值得我們記錄。在六日期間，根據〈天條書〉所述，太平軍在早晚和特殊時刻均須敬拜上帝，藉著禱告表達對上帝的敬虔。

由於人民學識不高，〈天條書〉中已撰備一系列的禱告，特別是每日早晚的禱告和謝飯禱告。這些禱告與安息日崇拜的奏章不一樣，它們不會焚化，某程度上也

¹⁸⁴ 〈克陞存牧師關於訪問南京叛軍的敘述〉，《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43。

¹⁸⁵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59-1860。

算自由禱告(口禱)。¹⁸⁶ 根據傳教士的記載，當時「每天早晚選讀創世傳，聽後齊誦讚美詩，以〈三一頌〉總結。其中的伴奏音樂並不和諧。」¹⁸⁷

朝晚拜上帝時，太平天國信徒也要設好桌子，並禱告說：「小子/小女(名字)跪在地下，祈禱天父皇上帝恩憐救護，時賜聖神風化惡心，永不准妖魔迷蒙，時時看顧，永不准妖魔侵害。托救世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食飯謝上帝的禱文則為：「天父皇上帝，祝福日日有衣有食，無災無難，魂得昇天。」¹⁸⁸

由於早期太平天國興起的時候，外人不理解此模式，故有謂「飯前飯後皆禱告」或「一日禱告三次」或「只有飯前禱告」¹⁸⁹不過，我們知道的是，他們朝晚禮拜之中，一定會坐著齊唱讚美詩，然後作如上文的簡單禱告。¹⁹⁰而在餐前禱告之中，他們以「讚美天父上帝、聖子耶穌、聖靈東王的形式做感恩禱告，祈禱者帶著極其虔誠的神情交替站立和下跪；在官員的府邸裏，這種儀式還伴以鳴鑼和其他音樂。」¹⁹¹部份地區更會「同時長跪同默禱，同時蹶起同狂呼（原注：說「殺盡妖魔」四字），每飯不忘妖魔除。」，將天國的除魔使命與恆常的謝飯禱告結合。¹⁹²

¹⁸⁶ 〈楊篤信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25。

¹⁸⁷ 《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75。

¹⁸⁸ 〈天條書〉(手抄本/柏林本)，《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3。

¹⁸⁹ 〈當尼庫爾主教的一封信〉及〈威妥瑪的一份時局報告〉，《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69, 174。

¹⁹⁰ 〈克陞存牧師關於訪問南京叛軍的敘述〉，《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44。

¹⁹¹ 〈麥華陀和萊文·包令的報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159。

¹⁹² 馬壽齡：〈敬天父〉，《金陵癸甲新樂府》，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四冊，735-736。

詩歌與禱告的生活，貫穿於其每日的作息之中，亦是為整個太平天國所普遍通行實踐的敬拜操練¹⁹³。

通道禮儀 (Rites of Passage)

● 婚禮

筆者曾在〈聖俗相爭的圓滿—以太平天國婚禮為例〉一文中，研究太平天國的婚俗。太平天國的婚俗是在中國傳統禮教及基督教婚禮之中，一種的折衷。簡而言之，太平天國的婚姻可以以這樣概括：「一夫一妻、反對納妾(在平民及下層官員)、嚴禁通姦、不准賣淫、反對夫為妻綱，提升女性地位、允許寡婦再嫁、不禁中西通婚、反對纏足、推動自由戀愛、以龍鳳合揮作婚姻憑證」。¹⁹⁴

太平天國的婚禮主要於天廳/天父堂舉行。¹⁹⁵而禮拜聚會主要與安息日崇拜相同。¹⁹⁶在《天朝田畝制度》中，表達所有婚娶之事俱來自聖庫，¹⁹⁷但由於聖庫制度在天京以外未能有效推廣，其可靠性成疑。

¹⁹³ 〈偉烈亞力牧師的報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12。

¹⁹⁴ 劉蔭沅：〈太平天國婚姻制度蠡測〉，《太平天國史論考》(南京：江蘇古籍，1985)，277-285。

¹⁹⁵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頁273。

¹⁹⁶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478。

¹⁹⁷ 《天朝田畝制度》。

吟喇為我們提供了許多一手史料，因為他曾經記載過兩次婚禮。但是，筆者在該研究中提出限制包括吟喇對太平天國的過度美化，主要活躍於太平天國的中上層之間，權貴多會遷就洋兄弟；而且因為他並非聖職人員，對太平天國禮儀及神學不完全理解。¹⁹⁸另外，太平天國只能在天京完全維持其理想，在邊緣之地則面對傳統婚俗的張力¹⁹⁹再加上洪秀全在進入天京後，開始和群眾脫離，也令其理念不能完整實踐。²⁰⁰作為縱覽，本文將大體引述本人以往之研究內容，並主要著墨於婚禮禮儀，而暫不討論其多妻、婚姻倫理等問題。

〈天條書中〉提供了婚禮的禱告，是我們今天能夠理解太平天國婚禮的最直接文獻，記載於下：

「凡生日、滿月、嫁、娶一切吉事，俱用牲饌茶飯祭告皇上帝，其奏章曰：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禱告天父皇上帝；

今有小子/小女○○○生日/滿月/迎親/嫁娶等事；

虔具牲饌茶飯，敬奉天父皇上帝，

懇求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小女○○○家中吉慶，萬事勝意。

託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

¹⁹⁸ 《天國的隕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頁 356。

¹⁹⁹ 有分析認為，太平天國在它未能完全掌控的地區中，某程度上容許既有文化的婚俗，所以只有天京才是最「標準」地實踐太平天國的婚禮觀。廖勝：〈太平天國婚禮改革辨析〉，載於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八卷，第三期，2009年3月，頁 104-106。

²⁰⁰ 〈聖俗相爭的圓滿—以太平天國婚禮為例〉，8-9。

俯准所求，心誠所願。」²⁰¹

而在吟喇記載的兩次婚禮之中，其中一次其好友埃爾大婚，「在佈置方面，有「鮮花、繡旗和彩綢…聖台飾滿花球」。服裝方面，領袖穿朝冠朝服、婦女衣飾光彩奪目、牧師穿著「繡滿金銀十字架的華麗黑綢袍」。新娘會披上「極長白紗」，「姊妹」們「穿大紅衣戴大紅花」，新郎穿軍服，立於聖台之右。」²⁰²；而在第二次婚禮之中，則「包括教士為新人祈禱、嚴格審查新娘新郎的教理、聯合新人的右手，雙方彼此接受此婚姻、教士奉聖父、聖子、聖神風的名字祝福，宣告婚禮結束。」，除了不用指環，一切與英國教堂婚禮無異²⁰³。

其他人的記載多著墨於婚姻的制度，而記載禮儀者較為零散。韓山明曾記載早期的拜上帝教聚會中，逢遇婚喪及新年，會獻動物為祭，然後眾人分掉。²⁰⁴相信這應該是正常崇拜獻上牲饌茶飯的陳設，但由於婚禮禱告乃是拜上帝教(早年)較後段才新增的項目²⁰⁵，或許仍有所增減，致韓山明判斷早期拜上帝教有「獻動物為祭」的習慣，則不得而知。

²⁰¹ 《天條書》，錄於《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742。

²⁰² 〈聖俗相爭的圓滿—以太平天國婚禮為例〉，10。

²⁰³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273；載〈聖俗相爭的圓滿—以太平天國婚禮為例〉，4, 12。

²⁰⁴ *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eu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55-56.

²⁰⁵ 《太平天國文化》，45。

至於中國人記載的婚禮，汪堃在其《盾鼻隨聞錄》記載「賊中取婦女作配者，須敬天父，中設兩燭，一紅一綠，男衣紅，女衣綠，拜畢入房。」²⁰⁶。大抵多數在天京以外的婚禮都較為模糊，沒有宗教元素。其中一位太平軍頭目婚禮略似民間，只是不行合巹禮。而另一位則更公然與太平軍令對抗，「辦酒卅餘桌，用鼓樂請大土地讚神歌」，但拜土地會違背了太平軍「有節」和「不拜邪神」的規例，但未見有任何處罰記載。²⁰⁷

如果單按禮儀分析，太平天國的婚禮是一種「融合了喜樂與莊嚴的基督教禮拜」；在中國外殼的底下，卻是西化的演繹。它重視盟約、重視自由戀愛後的結果、有查問教理、有繼承自次經〈多比傳〉右手相握的傳統，並以龍鳳合揮式的契約去確立婚約²⁰⁸。這些都不是中國婚禮模式，甚至是對中式婚禮的突破和挑戰。

● 喪禮

作為一個以戰爭開拓疆土的政權，太平天國陣亡的人極多，因此他們對死亡絕不陌生。太平天國稱死亡為「昇天」，如東王楊秀清的死亡即稱為「東昇節」。這點在基督教禮儀中也是合理的，因為肉身的死亡，正是現世與永恆

²⁰⁶ 汪堃：《盾鼻隨聞錄》卷五，《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四冊，399。

²⁰⁷ 夏春濤：〈太平軍中的婚姻狀況與兩性關係探析〉，網上資料，存取日期 2015 年 12 月 26 日，<http://www.qinghistory.cn/qsyj/ztyj/sxwh/2005-02-21/26829.shtml>。

²⁰⁸ 〈聖俗相爭的圓滿—以太平天國婚禮為例〉，15。

的銜接點。

馬壽齡的其中一首慶作〈慶昇天〉即能夠描寫太平天國在死亡的通道禮儀中的態度與行為：

生享天福死奈何，其詞可立；

窮生享天福死昇天，其術可謂工；

昇天與否誰見之？說夢更勝痴人痴。

煌煌誥諭滿城郭，無用衣衾與棺槨，

靈魂既登極樂界，皮囊無礙填溝壑。

當笑而哭為反常，哀戚不如且謀樂。

君不見西王南王東王子，到小天堂相繼死。(賊呼江甯為小天堂)

命日敬撰慶賀詩，黃榜龍邊書姓氏，

始言此輩無倫常，繼思此語非荒唐，

偷生不及坐地獄，得死真是昇天堂。²⁰⁹

簡而言之，太平天國的喪葬觀主要是將昇天成為快樂之事。在〈天條書〉中已云：「昇天是頭頂好事，宜歡不宜哭。」²¹⁰，而同在〈天條書〉的許多的

²⁰⁹馬壽齡：〈慶昇天〉，《金陵癸甲新樂府》，載《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四冊，740。

²¹⁰〈天條書〉，《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頁743。

禱文中，均以「昇天永福」、「朝朝夕拜自超升」、「凡情盡丟卻，方可上天堂」

²¹¹，〈天條書〉也清楚教導「…成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顧，死後靈魂

上天堂，永遠在天上享福。天下凡間，不論中國番國，男人婦人，總要如是

方升得天堂」²¹²。對於天堂「享福」的深信抹煞了人喪失親友的悲傷情緒，

讓人在禮儀中「當笑而哭為反常，哀戚不如且謀樂」，心中有更大的反彈。

但當然，這種亦是今天基督教和傳統宗教中對死亡理解的衝突之一。

由於對來世的強烈盼望，太平天國反對傳統的風水，其他宗教的超度等儀式。

當時呤喇記載：「在喪禮中，所有佛教的禮儀皆嚴格禁止。中國人尋常對祖

先鬼靈之祭祀，亦一例禁止，而另行制定一種基督教的喪禮，由一個主禮的

宗教官在靈柩前主持正式的禮節。」²¹³

另外，太平天國也藉著更動喪禮傳統提倡孝道，或「當孝敬父母(出埃及記

二十：12)/孝順父母(〈天條書〉)」的誡律。此舉針對中國人藉著安葬風水

佳地求得後代富貴之偽孝。洪仁玕指出「為人之子，以在生父母親視為可有

可無之親，而死後骨骸視為求富求貴之具，生無肉食美衣，實以悅親心，死

有金銀豬羊，偽裝為孝行。其意殆以一生不孝，可以死日補之乎？」²¹⁴實在

²¹¹ 同上，742-745。

²¹² 〈天條書〉，《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3。

²¹³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853。

²¹⁴ 《太平天國文化》，139。

是太平天國試圖革對喪葬文化的原因和動力。

另外一個問題是棺木的問題。由於太平天國認為「靈魂既登極樂界，皮囊無礙填溝壑。」，所以「煌煌誥諭滿城郭，無用衣衾與棺槨」。當然對於大量死人的戰爭來說，無疑不用棺木能夠節省大量優質木材；但太平天國應該不是這個考慮，而是真正相信昇天之後，肉體皮囊已經無用，甚至洪秀全自己，死後也僅以黃龍緞袱裹身葬於天王宮後花園。²¹⁵但這點也招致傳統對其批評，因為當時很多人認為有一副像樣的棺木，才算「厚葬」，甚至導致在太平天國滅亡後，有很多人要將遺體重新下棺安葬，可見太平天國此種改革相對激進，未能獲得民心。²¹⁶

但是，我們從〈天條書〉記載的差異之中，仍然看到太平天國怎樣漸漸將中國的喪禮制度轉化成為拜上帝教的儀式。如本文早段所述，〈天條書〉的早期抄本(柏林本)，和晚期抄本(倫敦本)，就記載喪禮的禮儀和禱文有如下差異：

柏林本：

「喪事不可做南無，大殮、成服、還山俱用牲醴茶飯祭告皇上帝，其奏章曰：

²¹⁵ 張鐵寶、袁蓉、毛曉玲著：《太平天國文化》(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138-139。

²¹⁶ 《太平天國社會風情》，82-84。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禱告天父皇上帝，今有小靈魂○○○在某月、某日、某時去世，今當大殮、成服、還山、虔具牲醴茶飯敬奉天父皇上帝，懇求天父皇上帝開恩，准小靈魂○○○得上天堂，得享天父皇上帝大福。又懇求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小女○○○家中大小，個個安康，百無禁忌，怪魔遁藏，萬事勝意，大吉大昌，托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

臨蓋棺、成服、還山、下柩時，大聲唱曰：『奉上主皇上帝命，奉救世主耶穌命，奉天王大道君王全命，百無禁忌，怪魔遁藏，萬事勝意，大吉大昌』。²¹⁷

倫敦本：

「昇天是頭頂好事，宜歡不宜哭，一切舊時壞規矩盡除，但用牲饌茶飯祭告皇上帝。其奏章曰：「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祈禱天父皇上帝：今有小靈魂○○○在某月、某日、某時昇天，今虔具牲饌茶飯敬奉天父皇上帝，懇求天父皇上帝開恩，准小靈魂○○○得上天堂，得享天父皇上帝大福。又懇求天父皇上帝看顧扶持小子/小女○○○家中大小個個安康，百無禁忌，怪魔遁藏，萬事勝意，大吉大昌。託救世主天兄耶穌贖罪功勞，轉求天父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誠所願。」²¹⁸

²¹⁷ 〈天條書〉，《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一冊，4-5。

²¹⁸ 〈天條書〉，《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下)》，頁 742-743。

我們在這兩個禱文之中，明顯看見後期抄本又去世變成昇天；同時，在早期的太平天國聚會中仍舊容許某些舊習慣，即「大殮、成服、還山」及「蓋棺、下柩」。如上文所述，後期沒有棺木，再加上洪秀全希望強化昇天的喜悅和重要性和肉體的皮囊的缺乏意義，故刪之，改之。

第三章 一些值得未來探討的議題

本文只能夠就太平天國一些禮儀現象作出整理和簡單分析，但是在崇拜學角度而言，太平天國的禮儀還有極多值得分析的元素。筆者試圖將其簡單列舉於下，盼望能夠在未來的研究中對其有更深入的探討。

太平天國的天曆之中，共有六個慶節，它們全部都是宗教節慶。其中，有部份的節日太兄昇天節、登極節與基督的受難和復活有關，而末年他們也慶祝聖誕節的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見教會年曆「基督在世時序循環」(Temporal Cycle)的雛型。而東昇節即是在太平天國的重要人物死亡的記念，並後期天王的生日慶典等都是傳統教會中「聖人循環」(Sanctoral Cycle)的範例。太平天國也開始將國家的重要事件成為慶典，如報爺節、爺降節、哥降節、登極節等都和太平天國本身的建立有關。實際上這些節慶都是「事工性節慶」(Ministerial Celebration)，與今天教會的堂慶同類。²¹⁹可見太平天國已擁有教會年的雛型。

另外，太平天國對龍的敵視和運用值得有更深入的探討。今天中國內地新教教會中對龍有很多的懷疑，但太平天國卻完美地將龍分等級(寶貝龍和東海老妖)，並將龍與基督置於一室。這種揉合中國傳統文化和基督教對中國龍的獨到理解，加

²¹⁹ 詹姆特·懷特(James F. White)著，禮亦師譯：《基督教崇拜導論》(香港：基督教文藝，2011)，50-58。

上太平天國在王府壁畫中有大量中國古代神話故事，中國傳統多神文化或圖騰如何與基督教共存？對今天內地的草根教會有何幫助？

太平天國在聖詩創作方面，也平衡了教義的「紮實」和通俗易懂，縱使大部份的後來參與者，對音調都不甚掌握，只能靠著誦讀去「歌頌」聖詩，但是今天在基督教界往往質疑傳統聖詩的艱澀沉悶與對現代敬拜讚美詩歌中的膚淺單調通俗的對立之下，或許太平天國的詩歌是對基層信徒傳教的突破點，以簡易的啟蒙教材幫助初信者，降低入教門檻，變得更加親切。而詩歌的在地特色，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理論和主張普及地傳遞給聽眾，並讓其傳唱。²²⁰相信這種模式對於日後農民運動甚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歌曲也有一定的啟示或連繫。

太平天國的洗禮，也對於我們使用灑水禮的教會別具意義。以一盤水倒在頭上，代表水的覆蓋，以水擦胸的「洗心革面」，更加是別出心裁，具有豐富的心度及本色化元素，回復了《聖經》出於心裡的污穢「才玷污人。至於不洗手吃飯，那並不玷污人。」(太 15:16-20)的潔淨本義。

太平天國的禱文，兼具即興禱告(口禱，日常禱告)與預先撰寫的禱文禱告(奏章，禮拜日禱文及日常禮文)，為信徒提供了範例之餘，亦邀請整個群體最具知識的

²²⁰ 〈淺探太平天國詩歌〉，318。

人(掌書)去負責撰寫認真的禱文。這個做法平衡了即興禱告的熱切和預先撰寫禱文的深度和結構。簡單易明的禱告，建立了「朝晚禱文」按時的祈禱，具有中世紀日課的雛型(如晨禱晚禱等)，同時禱告非常簡潔，對我們今天冗長的謝飯禱告也具有啟示。另一方面，太平天國在禱告後焚化禱文，雖然有中國燒紙錢的影響在內，但何嘗又不是將禱告如馨香上達於天(啟示錄五：8)的本色化典範？

焚燒禱文除了是本色化典範外，也能夠為後人啟示歸化基督教的過程中可以作出的妥協。和桌上祭品一樣，洪秀全和洪仁玕都認為它們都並不是崇拜必需品，他們自己並不使用這些方法。但為了遷就當時初信者的緣故，這些領袖們採取一些折衷的方法，讓信徒可以在轉化過程中，用自己熟習的思維去敬拜上帝，而非突然轉為嶄新的祭神體驗。

太平天國的崇拜神學，既嚴肅又喜樂。當時張德堅云：「賊中有喜慶事必禮拜，又以尋常禮拜日為喜慶事。是日群下皆具稟奏，請安慶賀。」²²¹另外，崇拜後還有放鞭炮的習慣也讓我們看見太平天國視每禮拜日的崇拜為最隆重的慶典。慶典神學某程度上，也將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思維推前了一百年，讓崇拜慶典成為信仰生活的頂峰與泉源。²²²狗肉敬天之說，也開拓了香港不吃狗肉一代的嶄新

²²¹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九，《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第三冊，261-264。

²²² 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禮儀憲章〉(Constitutio De Sacra Liturgia)《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網上資料，存取日期 2015 年 12 月 28 日，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database/document/v2sc01.htm>。

思維，那種圍爐共享狗肉的團契之情，一定能讓人建立非常緊密的兄弟之情。

不過，值得歸咎的是，由於太平天國過份致力拓展基層傳教工作，的確是缺乏了建立知識份子階層的信仰體驗和模塑他們的屬靈生命。縱使亦有開科取士，以《聖經》和教義作為考試題目，卻仍未有藉著討論教義去讓知識份子有參與的空間。而崇拜中的講道，多只以動員、激勵士氣、發佈社會性命令為主，忽視宗教教育(當然以「領袖」們的水平也無法與士人對話)，同時和缺乏《聖經》誦讀(多因不識字之故)，導致信仰的傳承容易變質。禮儀不能對參與者說話，也無法消除士人們的敵視心態，致使士人對太平天國的各方面(包括禮儀)始終有嘲諷之意。

實際上，還有很多周邊議題值得探討。例如禮拜日聚會時，男女雖然分坐，卻在一堂，它突破了男女授受不親的習慣。死亡以綢布包裹代替棺木，表示塵歸塵土歸土，突破了厚葬的傳統。另外，桌上祭禮與三位一體的關係，也是值得討論的地方。可惜篇幅有限，只能待未來有更深入的探討。

第四章：結論

太平天國的禮儀是在沒有傳教士作模範下，參用中國祭神最尊敬最隆重的儀禮而設計，彷彿儒家春秋祭祀時所採用的方式²²³，只是在其中上帝代替偶像或孔子²²⁴。

當時，英國教士維多利亞認為拜上帝教的教徒們「沒有靈性上的教導，不懂祈禱和禮拜的儀式...對於聖餐禮，基督教聖職和教會組織等等，沒有明確的觀念和清晰的認識。」²²⁵正是太平天國實踐禮儀時的寫照。

誠然，太平天國是一個在沒有/拒絕傳教士的指導下，試圖將天國實現於人間的政教合一的政體嘗試。其中尤其是整個國家和群體在實踐禮儀上的嚴格和認真，改變了半個中國的人的習慣，滅掉整個地區的偶像，也讓中國首次有超過百萬人傳頌的〈三一頌〉；《天朝田畝制度》更讓我們看見了整個國家基督化和本色化的藍圖，看見每二十五家一個禮拜堂的基督教國度(Christendom)願景。

雖然因為教義不純，太平天國的一切經常被正統基督教所忽視，致使崇拜禮儀並沒有專人去研讀。不過，太平天國將基督教信仰的本色化及成功實踐的程度，遠超半世紀後的 1930 年代。不過，在這個本色化的過程當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太平天國的禮儀的確容易引起誤解，例如太平天國早期在去除偶像後，只是將上帝

²²³ 〈楊篤信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25。

²²⁴ 《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1760。

²²⁵ 《太平天國社會風情》，5-6。

的名字放在偶像的神位，當時更加使用香燭和紙錢拜祭。²²⁶ 究竟這些行為、禮儀是本色化還是異端，有時候實在只有一線之差。

另外，太平天國的禮儀只能夠針對社會的基層，但卻未能夠有堅實的教義基礎和詮釋者去滿足一群飽學之士。這也導致整個禮儀行動沒有根基，甚至「迷信」。

不過，我們也看見一個可喜的景像，就是在太平天國期間傳教士發現人們也沒有因為太平天國採用了耶穌的名字而對基督教抱有特殊的反感，也沒有發現人們因此而反對基督教真理的講解²²⁷；而在太平天國滅亡以後，漳州城還有人禮拜天父、天兄²²⁸，而蘇州附近的百姓則開始認識到崇拜偶像是愚蠢的。²²⁹或許，太平天國藉著虔敬的禮拜，已經解放了部份人民的思想，也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奠下了基石。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能夠作禮儀縱覽，並簡單提出一些反思和分析，盼望本文能引發教會歷史學者及禮儀學者的興趣，研究太平天國禮儀對於當今教會和中國未來本色化道路的意義，讓基督教在維持正統的大前提下，可以讓中國人以自己的形式，自己的習慣和最美善的行動，流露我們對上帝的信心和盼望。

²²⁶ 《太平天國起義記》，54。

²²⁷ 〈偉烈亞力牧師的報道〉，《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211。

²²⁸ 〈道格拉斯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443。

²²⁹ 〈慕維廉牧師的一封信〉，《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第九冊，444。

附錄一：太平天國干王撰禱文(不焚燒)，載於《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
1911-1914。

小子 XXX 跪在地下，讚美我天父聖神皇上帝暨救世主天兄基督。天父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至公義，至慈悲者也。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萬物。於今風晴雨露，化生萬物，保養全世界之人。自古及今，無一人一物不佔不沾化生保養之德，但無一人知得感謝天父上帝之恩。如此忘恩背本，得食瞞天，真是天堂罪人，地獄材料，理應即時罰下地獄受那不死之蟲所咬，不滅之火所燒，永遠受無窮無盡之苦矣。

當此之時，我天父上帝欲盡滅之，而在慈悲之心，有所不忍；欲不滅之，而在公義之法歸於無有。界此兩難之間，不得已割下至尊至貴之大子耶穌基督，由天降地，生於貞女馬利亞之胎。在世三十三年，招十二門徒，救以天父救世之旨，使人悔罪改過，可蒙代贖之恩。後來果然被惡人訂死十字架上，流其寶血，受盡千般凌辱，萬種淒涼，代普天下萬邦弟妹贖罪，使凡信而受洗者，可以得救，昇天堂享福，不信者定然沉淪地獄。後又葬在墓墳，三日復生，四十日昇天。於今坐在天父權殿右。

凡有誠心求天父赦罪賜福者，天兄基督，必代其人轉求天父。天父亦必

看其功勞體面，准赦前愆，施賜聖神感化其心，開其茅塞，使其有聰明力量，信實天父救主戰勝妖魔，仇敵遠走他方。天父上帝如此愛及我等小可微末罪人，其恩其德，其榮其福，實在高過天，厚過地，深過海。我眾小雖粉骨碎身，不能報答萬萬分之一矣。

但到如今，敬信者少，而從妖者多。故天父天兄斟酌，又差我主天王降生中國，天酉年間復詔昇天，魂見天父，教以當行之事。至今我等弟妹得蒙天父恩威，一路牽帶來京也。

天父乎！天兄乎！豈至於今又不愛乎？天父綜不愛眾小，猶可言也。但天父聖心，亦忍之乎？天父乎！天兄乎！主說：「主之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又說「二三人同心合意，不論何求，朕天父必成就之。」今我眾小拿實天兄基督應承之言，係赦罪賜福之事，必有以給賜我們，方可少息。不然，則我們弟妹將日夜哭泣噪鬧我天父矣。

求我天父天兄大開天恩，保祐我主天王幼主，江山早定，福音早行，普天下之人盡為天父好兒女，天兄好弟妹，天國好百姓，今世有榮光，來生有永福；及我們父母兄弟子女宗親，不論外邦中國，住居遠近，皆托天父權能之手，保祐個個平安，有衣有食，無災無難，魂得昇天，皆賴

天兄基督十字架流血贖罪大功勞，轉求天父聖旨允准，赦罪賜福，世世靡暨，我主江山萬萬年，是心所願也。

此祈禱文，每人各存一篇，念後不必燒化，不論公眾私家自己拜天父時，皆可照此誠心，儼在天父膝下祈求，朝晚如是，久後必得天父天兄教導，賜福無窮矣。眾弟妹勉之。凡求天父宜如孩子求慈母一般，不得則哀哭以求之，必有感發其慈悲之心，俯准所求耳。

參考書目

中文書籍

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資料叢刊》(全八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年。

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壁畫全集》。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4。

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海外新文獻刊布和文獻史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3。

托馬斯·H·賴利(Reilly, Thomas H.)著。李勇、尚軍霞、田芳譯。《上帝與皇帝之爭—太平天國的宗教與政治》。上海：上海人民，2011年。

呤喇(Lindley, Augustus F.)著。王維周、王元化譯。《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全兩冊)。香港：天地，2000年。

南京大學歷史系太平天國史研究室。《太平天國史論考》。南京：江蘇古籍，1985。

夏春濤。《天國的隕落：太平天國宗教再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張鐵寶、袁蓉、毛曉玲著。《太平天國文化》。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張鐵寶等。《太平天國文化》。十朝故都文化叢書。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年。

郭廷以。《太平天國曆法考訂》。台北：台灣商務，1973。

詹姆特·懷特(James F. White)著。禮亦師譯。《基督教崇拜導論》。香港：基督教文藝，2011。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全三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58。

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資料叢刊續編》(全十冊)。南寧：廣西師範大學，2004年)。

羅爾綱、羅文起輯錄。《太平天國散佚文獻勾沉錄》。貴陽：貴州人民，1993。

羅爾綱選注。《太平天國詩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60。

English Books

Boardman, Eugene Powers.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2.

Lindley, Augustus F. *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Beijing, Chin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3.

期刊

朱志明：〈淺析太平天國侍王府壁畫的藝術特色和歷史價值〉，中國科技博覽，2013年 第2期，240。

劉巍：〈太平天國《三一頌》再研究〉，*星海音樂學院學報*，第121期，2010年4月，頁33。

劉巍：〈太平天國宗教音樂專用語釋疑〉，*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第29卷，第三期，2010年9月，23-24。

劉巍：〈太平天國宗教音樂伴奏樂器史實解析〉，*星海音樂學院學報*，第三期，2010年，23。

劉巍：〈從「典樂衙」看太平天國的典樂制度〉，*人民音樂*，2011年第二期，54-55。

劉巍：〈太平天國宗教讚美詩表現形式的史料甄別〉，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
2011年6月，第30卷第2期，24-29。

學術論文

梁逸軒。〈聖俗相爭的圓滿—以太平天國婚禮為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
院 THEO5344 禮儀學學期論文。2014年12月。

Leung, Yat Hin. “The Worship and Hymnody of the Tai Ping Heavenly Kingdom
(1851-1864)” . Term Paper of THEO 5243, 21st Century Hymnology. Chung Chi Divinity
Schoo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cember 2014.

胡健斌：〈太平天國之「屬靈操練」模式對華人教會的啟迪〉，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論文，2003，31。

網站資料

〈堂子街太平天國壁畫〉。維基百科。網上資料。存取日期 2015年11月23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0%82%E5%AD%90%E8%A1%97%E5%A4%AA%E5%B9%B3%E5%A4%A9%E5%9B%BD%E5%A3%81%E7%94%BB>。

《太平天日》。諸子百家-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上資料。存取日期 2015 年 11 月 17 日。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4784&page=26>。

Theodore Hamburg(韓山明). *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eu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太平天國起義記》). London: Walton and Malberly, 1855.

Online Materials. Accessed 20th November 2015.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bLcvAQAAMAAJ&printsec=frontcover&hl=zh-TW&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中國主教團秘書處譯。〈禮儀憲章〉(Constitutio De Sacra Liturgia)。《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網上資料。存取日期 2015 年 12 月 28 日。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database/document/v2sc01.htm>。

王慶成。〈洪秀全與羅孝全的早期關係(1847-1853)〉。網上資料。存取日期 2015 年 12 月 7 日。 <http://jds.cass.cn/UploadFiles/ztsjk/2010/11/201011171205064483.pdf>。

朱興延製片。〈魅力溧陽：歷史遺風戰鼓樂鼓太平軍鑼鼓〉。網上視頻。存取日期 2015 年 12 月 29 日。網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2OTg4NDg=.html。

夏春濤。〈太平軍中的婚姻狀況與兩性關係探析〉。網上資料。存取日期 2015 年 12 月 26 日。 <http://www.qinghistory.cn/qsyj/ztyj/sxwh/2005-02-21/26829.shtml>。